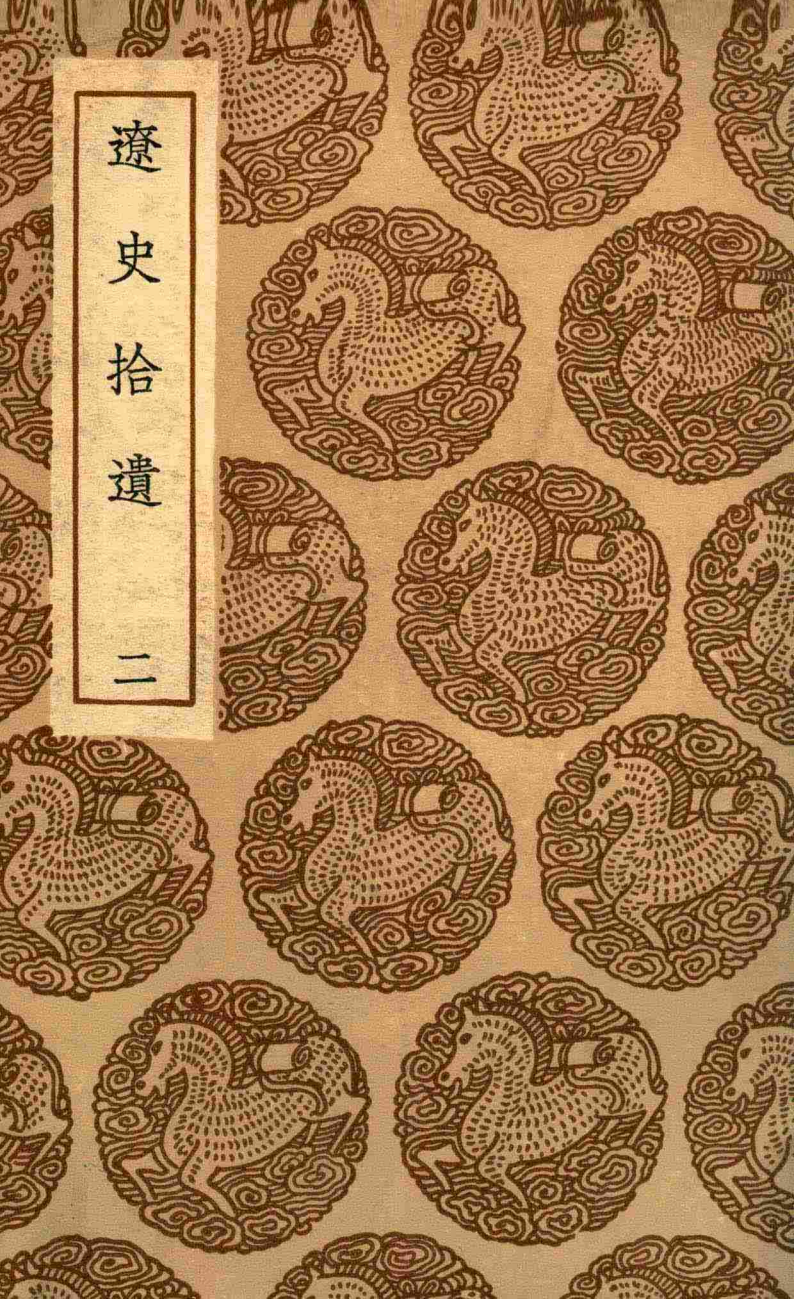


遼史拾遺
二





遼史拾遺

(二)

厲鶚撰

遼史拾遺卷四

本紀第五世宗

世宗孝和莊憲皇帝諱阮小字兀欲。

冊府元龜曰永康王兀欲卽東丹王之長子也後改名聿善丹青尤精音樂○五代史曰德光死欒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於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爲妹五月朔旦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俱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去兀欲召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貲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卽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者告哀於諸鎮兀欲爲人雋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

甲申次定州命天德朔古解里等護梓宮先赴上京。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兀欲以契丹主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擅自立內不

自安初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勃海。述律太后殺酋長及諸將凡數百人。契丹主德光復卒於境外。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契丹主兀欲勒兵北歸。契丹主以安國節度使麻答爲中京留守，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爲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於恆州，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滸及後宮宦者教坊人自隨。乙巳，發眞定。○又曰：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

太后聞帝卽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

資治通鑑曰：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初，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從晉主北遷，隸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爲排陳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胡嶠陷北記曰：兀欲及述律戰於石橋，蓋沙河之橋也。南則姚家州，北則宣化館，至西樓。○五代史曰：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於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爲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

秋。○七月。補。○閏七月。○八月。

資治通鑑曰：麻答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斷腕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左右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閒，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用乘輿服御物。曰：茲事漢人以爲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員不足，乃牒馮道判弘文館，李崧判史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亡去，謂門者

曰。漢有窺門者。卽斷其首以來。麻答遣使督運於洺州。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帝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帝遣郭從義將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鐸請兵於麻答。麻答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洺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洺之境。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麻答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入。麻答常疑漢兵。且以爲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衆心怨憤。聞帝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太原李榮潛結軍中壯士數十人。謀攻契丹。然畏契丹尙彊。猶豫未發。會楊安、楊安等軍出契丹。留恆州者纔八百人。福進等遂決計。約以擊佛寺鐘爲號。辛巳。契丹主兀欲遣騎至恆州。召前威勝節度使兼中書令馮道。樞密使李崧。左僕射和凝等。會葬契丹主德光於木葉山。道等未行。食時。鐘聲發。漢兵奪契丹守門者兵。擊契丹。殺十餘人。因突入府中。李榮先據甲庫。悉召漢兵及市人。以鎧仗授之。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力。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狐疑匿於別室。軍吏以佩刀決幕引其臂。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麻答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壹。貪狡者乘亂剽掠。懦者竄匿。八月壬午朔。契丹自北門入。勢復振。漢兵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李崧和凝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見道等至。爭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而北遁。麻答、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與義武節度使耶律忠合。忠卽郎五也。○冊府元龜曰。馮道仕晉爲相。晉末北虜犯闕。回先留道與李崧和凝文武官等在常山。閏七月二十九

日虜中有僞詔追崧令選朝士十人赴木葉山行事虜帥解里召道等至帳前所欲諭之崧偶先至見其旨懼形於色解里將以明日與朝士齊遣之崧乃不候道與凝先出既而相遇帳門外因與分首俱歸俄而李筠等縱火與虜交鬪鉞槩相及是日道若齊至與解里相見稍躊躇則悉爲俘矣論者以道在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德其陰報昭感多此類也○李昉等太平御覽引周史曰徐台符仕晉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契丹之陷中原也台符從虜帳北至於薊門及戎人內潰乃竄身南歸初台符所乘馬好嘶鳴及自虜中回常露宿於草中馬騎連羣經其左右而台符馬若箝其口然及行至漢地卽嘶鳴如故時人以爲積善之所致也

鶚案太宗滅晉自汴歸北從行者六人惟李滸事遼最久張礪旋卒馮道李崧和凝留恆州徐台符隨兀欲至燕逃歸茲備其始末云又有趙瑩馮玉從北遷亦卒於契丹而瑩歸骨於汴

天祿二年○夏四月

資治通鑑曰乾祐元年四月契丹主如遼陽故晉主與太后皇后皆謁見有禪奴利者契丹主之妻兒也聞晉主有女未嫁詣晉主求之晉主辭以幼後數日契丹主使人馳取其女而去以賜禪奴○何蘧春渚紀聞曰晉出帝既遷黃龍府虜主新立召與相見帝因以金盃魚盆爲獻金盃半猶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士葉法靜治化金藥成點磁盃試之者魚盆則一木素盆也方圓二尺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鬣畢具長五寸許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涌起頃之遂成真魚覆水則宛然木紋之魚也至今句容

人鑄銅爲洗名雙魚者。用其遺製也。

三年○夏○四月補

周質析津日記曰。京師仙露寺。明一統志。寰宇通志俱不載。順天新舊志亦無之。近菜市西居民掘地得石匣。乃遼世宗天祿三年所瘞。中藏舍利無有也。匣如石椁而短小。旁刻僧志愿記。具書布施金錢姓名。記後有千人邑三字。具列大遼皇帝、皇后、東明王夫人、永寧大王、燕主大王、國舅相公、宣徽令主李可興、洛京留守侍中劉晞、齊國夫人張氏、男三司使道紀、衙院馬九、故太師侍中趙思溫、男延照、司徒李胤、藥師奴華喜、寺行仙馬知讓、邑頭尼定徽、幼澄、喜溲、舍利六百三十三粒。欽送到舍利一百一十粒。○朱彝尊吉金貞石志載釋志愿葬舍利佛牙石匣記。略曰。達摩禪師遠涉流沙。登雪嶺。得釋迦舍利辟支佛牙。授與先師。先師諱清珣。閩川人。自會同五載仲秋。齋舍利佛牙到此。於八年季春月。莫凋十一葉。染疴而逝。臨遷化時。將舍利佛牙付仙露寺。講維摩經。比邱尼定徽。建窰塔波。尋具表奏聞。大遼皇帝降宣頭一道。錢三百貫。以充資助。於天祿三年歲次己酉四月十三日安葬。施主名具鑄於後。

四年春二月○秋○七月補

五代史曰。乾祐二年二月。徙帝太后於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常仰天

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昇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資治通鑑曰。乾祐二年春二月。晉李太后詣契丹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側。給田以耕桑。自贍。契丹主許之。并晉主遷於建州。建州南至燕京一千二百四十五里。未至安太妃卒於路。遺令必焚我骨。南向颺之。庶幾魂魄歸達於漢。旣至建州。得田五十餘頃。晉主令從者耕其中。以給食。頃之。述律王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聶氏而去。述律王者。契丹主德光之子也。○又曰。乾祐三年秋八月。晉李太后在建州臥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戊午卒。周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尙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冬十月。自將南伐。攻下安平。內丘。束鹿等城。

五代史曰。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其來也。馬不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衆皆懼。以爲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大半。

鶚案。遼世宗破內丘。歐史漢隱帝紀云。乾祐二年。附錄云。乾祐元年。據遼史天祿四年。應是乾祐三年。通鑑亦係此年。

五年春正月。○漢郭威弒其主自立。國號周。遣朱憲來告。卽遣使致良馬。

五代會要曰。周廣順元年正月。太祖命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往修和好。兀欲亦遣使襲骨支報命。獻良

馬四匹。太祖復命尙書左丞田敏、供奉官蔣光遂、銜命往報聘。四月，田敏等回。兀欲遣使實六獻碧玉、金鍍銀裹鞍轡，并馬四十四匹。○冊府元龜曰：晉趙瑩爲中書令，虜陷京城，虜主遷少帝於北塞。瑩與馮玉、李彥韜俱從契丹。永康王代立，僞授瑩太子太保。周廣順初，遣尙書左丞田敏報命於契丹。遇瑩於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命於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效。於是南望稽首，涕泗橫流。」

漢劉崇自立於太原。

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曰：乾祐四年春正月戊寅，帝卽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是時遼將潘聿撚稱君命，遣書皇子承鈞，帝令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紹襲帝位，願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許之。二月丁巳，遣使通事舍人李譽使於遼，乞兵爲援。三月甲戌，至於遼。遼主兀欲與帝約爲父子之國，使拽刺梅里來報聘。

夏五月壬戌朔，太子太傅趙瑩薨，輟朝一日，命歸葬於汴。

五代史曰：瑩從出帝北徙虜中，瑩事兀欲爲太子太保。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留事漢。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於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太傅，葬於華陰。

六月辛卯朔，劉崇爲周所攻，遣使稱姪乞援，且求封冊。卽遣燕王牒蟻、樞密使高勳，冊爲大漢神武皇帝。

五代史曰。契丹永康王兀欲與劉晏約爲父子之國。晏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輒。政事令高勳。以册尊晏爲大漢神武皇帝。并稱晏妻爲皇后。兀欲性豪雋。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彊之飲。一夕而以醉卒。然兀欲聞晏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輒。高勳。以自愛黃驢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王保衡晉陽見聞錄曰。鄭珙既達虜廷。虜君恩禮周厚。虜俗以酒池肉林爲名。雖不飲酒如韋曜輩者。亦加灌注。縱成疾無復信之。珙魁岸善飲。罹無量之逼。宴罷載歸。一夕腐脅於穹廬之氈堵間。輿尸而復命。

秋七月補

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曰。乾祐四年秋七月。翰林學士衛融等詣遼謝册禮。且請兵。

八月補

册府元龜曰。周廣順元年八月。契丹遣幽州教練使曹繼筠。護送宰相趙瑩喪柩至其家。先是開運末。虜陷京城。瑩與馮玉。李彥韜俱遷於北塞。未幾卒。至是方歸喪柩。

九月庚申朔。自將南伐。壬戌。次歸化州祥古山。○察割反。帝遇弑。

契丹國志曰。九月。北漢主自團柏攻周。帝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帝強之。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輒及偉王之子大寧王漚僧等率兵作亂。弑帝。

遼史拾遺卷五

本紀第六穆宗一

穆宗孝安敬正皇帝諱璟小字述律。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更名明。○契丹國志曰帝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寢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

天祿五年九月○丁卯即皇帝位。○改元應歷。○遣劉承訓告哀於漢。

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曰乾祐四年秋九月遼遣劉承訓來告哀帝命樞密直學士王得中如遼賀即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隨遣使如遼行弔禮。

冬○十月補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遼遣蕭禹厥將奚遼兵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兵二萬攻晉州周太祖自將由澤州路與王峻會兵救之十二月周王峻至晉州遼兵與北漢兵夜遁。○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曰乾祐四年冬十月甲辰遼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率兵五萬來會帝帥兵二萬出陰地關攻晉州丁未軍於城北三面置寨周巡檢使王萬敢龍捷都指揮使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十二月乙巳王峻引兵救晉州晉州南有蒙阮最險要峻憂我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阮喜曰吾事濟

矣。帝攻晉州久不克。會大雪。我軍乏食。契丹兵思歸。聞峻至。燒營宵遁。峻入晉州。契丹兵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禹厥恥無功。釘大將一人於市。旬日而斬焉。

二年春正月戊午朔。南唐遣使奉蠟丸書及進犀兕甲萬屬。

陸游南唐書曰。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而契丹主兀欲被殺。弟述律遺元宗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等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敦念先朝。踐修舊好。既增摧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取閒道先回。用附咨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俟便風。卽令引道。而公乘鎔等亦以蠟封帛書。其詞曰。臣鎔自去年六月離罌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表契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沿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閑廐使王廷秀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九月同行大事。兀欲卽世。母妻併命。又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館於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先欲識唐皇帝面。乃引見如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卽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何事。臣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閒。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使人遠汎巨海而至。不期骨肉閒脩起此事。道路所聞。亦必憂恐。手斟一玉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飲。自旦至日晡始罷。自是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齎殿號子歸。聞奏。殿號子不知何等語也。

夏四月。

册府元龜曰。廣順二年四月。定州言契丹羽林都署辛霸卿等二十三人。馬三四。并車牛來奔。六月壬辰。國舅政事令蕭眉古得。宣政殿學士李澣等謀南奔。事覺。詔暴其罪。

資治通鑑曰。廣順二年六月。太子賓客李濤之弟澣。在契丹爲勸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真善。海真。契丹主兀欲之妻弟也。澣說海真內附。海真欣然許之。澣因定州諜者田重霸齎絹表以聞。且與濤書。言契丹主童駮專事宴遊。無遠志。非前人之比。朝廷若能出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於速度。其情勢。它日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河東謂北漢。壬寅。重霸至大梁。會中國多事。不果從。○册府元龜曰。李澣初仕晉。爲翰林學士。晉末。契丹犯闕。明年春。隨廬帳北行。虜主永康王善待之。永康入國。以澣華人。不令隨從。留住幽州。供給亦厚。永康爲述軋所殺。述律代立。部族首領多被戮。永康妻弟曰蕭海真。亦謂之蟬。得舍利。爲幽州節度使。與澣相善。每與澣言及中國。意深慕之。澣嘗微以言挑之。欣然遂納。會定州節度使遣諜者田重霸。繼往幽州。偵邏軍事。每令澣至澣所。密謀還計。澣亦致書於定帥致謝。定帥表其事。太祖哀澣羈離異城。常有南歸之意。乃令田重霸齎詔賜之。兼令澣兄太子賓客濤密通家問。澣得詔。甚感太祖恩。因重霸回。致謝曰。田重霸至。伏蒙聖慈。特頒明詔。降日中之文字。慰天外之流離。別述宸慈。俾傳家信。如見骨肉。倍感君親。又奏陰事曰。昨天重霸至。爲無與蕭海真詔敕。祇有兄濤家書。不敢將出。方欲遣田重霸卻回。至五月四日。海真差中門使趙珮傳語臣云。昨擬差人

齋絹書上南朝皇帝。請發兵來。兼取得姚漢英等奏狀。所貴聽信。其絹文印押了未封。被趙珮懷內遺失。交下憂怕。不知所爲。臣旣認實心。遂喚趙珮通事李解里來。呈與書詔。當時聞於海真。極喜。引臣竊謝。尋喚重霸於私宅相問。至五月二十六日。又喚重霸於衙內一宿。今月四日。令趙珮將銀十兩。令與重霸。兼傳語與臣云。我心如鐵石。但令此人且回。諸事宿時說與。一一已令口奏。候南朝有文字來。則別差人去。今因奏陳。皆據目前所得。至於機事兵勢權謀。非臣愚爲敢陳鄙款。伏乞妙延良弼。周訪嘉謀。斷於宸衷。用叶廟勝。又與濤書言契丹述律事云。今皇驕驕。唯好擊鞠。耽於內寵。固無四方之志。觀其事勢。不同已前。親密貴臣。尙懷異志。卽微弱可知。不敢備奏。一則煩文。一則恐涉爲身計。大好乘其亂弱之時。計亦易和。若辦得來討唯速。若且和亦唯速。將來必不能力助河東也。

秋。○九月。

資治通鑑曰。九月。契丹將高謨翰以葦棧度胡盧河入寇。至冀州。成德節度使何福進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誠誨等屯貝州以拒之。契丹聞之。遽引兵北度。所掠冀州丁壯數百人。望見官軍。爭鼓譟欲攻契丹。官軍不敢應。契丹盡殺之。

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遼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四十萬口。○冊府元龜曰。十月辛卯。契丹釣臺鎮將王彥。鎮都將盧曉文。招收軍使王瓊等八人來奔。

十一月○十二月。

册府元龜曰十一月契丹界闕南都船務使王希乾寧軍使孫章而下二十四人來奔。○又曰十二月契丹殿頭王進龍武羽林軍校及通事舍人胡延等六人來奔。

三年春○正月補

册府元龜曰廣順三年春正月定州言契丹兵三千攻圍義豐軍遣定州都指揮使楊宏裕選兵二百夜斫寨殺蕃酋綰相以下六十人得馬八匹契丹遁去。○又曰正月契丹王子元祿二人羽林軍使王遇軍將張超等十九人來奔。

二月○三月。

册府元龜曰二月鎮州言部送契丹來奔銀院使張知訓等七人三月契丹羽林軍士十五人來奔。○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曰乾祐六年三月庚辰朔南唐遣使貢遼因附書於我遼主詔達其貢。

夏四月○五月○六月。

册府元龜曰夏四月契丹乾寧軍使張韜等三十八人羽林軍將王興等十五人來奔五月深州送契丹來奔麴院官李緒等十七人指揮使李重筠等十人爲儀郎四十人至京師六月契丹瀛州戎軍陶洞文等十二人及巡檢指揮使葛知友雲州牙將崔崇等十九人招收軍使李彥暉二十一人來奔是月定州送奚契丹來奔繡院使邢福順等十三人并順州刺史戴原等至闕。

秋七月○八月○九月。

册府元龜曰。七月。契丹羽林軍士楊士澤等十三人。殿直楊晏得等二十五人來奔。是月。滄州李暉送契丹降人盧臺軍使張藏英等二百二十二。人。馬二十三匹。八月。定州部送契丹歸明軍士齊武等二十九人至京師。九月。雲州吐渾指揮使黨富達等五十一人。馬駝四十二。并朔州軍使馬延嗣等來奔。○五代史曰。出帝之北。馮玉從入契丹。契丹以爲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契丹逃歸。玉懼。以憂卒。

四年春。○二月丙午朔。周攻漢。命政事令耶律敵祿援之。

資治通鑑曰。周顯德元年。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於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爲行軍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爲前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筠卽李榮也。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陛下新卽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帝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三月乙亥朔。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以鎮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

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宣徽使向訓監之。壬辰，帝過澤州。癸巳，前鋒與北漢軍遇，擊之。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袞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爲然。楊袞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勦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頤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於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太祖皇帝時爲宿衛將，與張永德各將三千人進戰，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夏津、馬仁瑀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殿前右番行首馬全义卽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爲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以收兵，不能止。楊袞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揚言契丹大至。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殺王延

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弃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丁酉。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驢。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宵迷。俘村民爲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箸。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五代史曰。旻歸爲黃驢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夏五月乙亥。忻代二州叛漢。遣南院大王撻烈助敵祿討之。丁酉。撻烈敗周將符彥卿於忻口。

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曰。乾祐七年三月壬寅。周以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郭崇副之。向訓爲都監。李重進爲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爲先鋒。將步騎二萬。發潞州入寇。又命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與彥卿合。又以劉詞爲隨駕都部署。白重贊副之。夏四月庚午。周主發潞州。趣太原。癸酉。忻州監軍李勛叛。殺我刺史趙皋。及遼通事楊耨姑。舉城降周。周以勛爲忻州刺史。五月乙亥。遼遣南院大王撻烈來援。丙子。周主至太原。旗幟環城四十里。是日。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舉城降周。先是。楊袞疑處謙有二心。使騎兵守城門。處謙殺之。閉門拒袞。袞奔歸遼。遼主以其無功。囚之。處謙遂叛。丁丑。周置靜塞軍於代州。以處謙爲節度使。契丹屯數千騎於忻代間。爲我援兵。庚辰。周主遣符彥卿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丁酉。撻烈敗彥卿於忻口。周代州將桑珪等誣鄭處謙通遼。殺之。周將史彥超與契丹戰。死。周主初來攻晉陽。彥卿。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而晉陽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而百計攻之不能克。彥卿旣數爲契丹所挫。至是復以身殉。周主於是徵懷孟蒲陝丁夫數萬。亟攻晉

陽會久雨。士卒皆罷病。乃議引還。

秋七月。

馬令南唐書曰。保大十二年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昇元中。宋齊丘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復中原。而虜使至。則厚幣遣還。迨至淮北。輒使人刺之。復遣使沿海齎琛寶以報聘。虜意晉人殺其使。數犯中原。至是館虜使於清風驛。夜讌更衣。盜斬其首。契丹自此不至。蓋中原閒之也。○陸游南唐書曰。初宋齊丘謀閒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來聘。歸至淮北。唐陰遣人刺殺之。霸有子乾從行。匿之濠州。於是契丹信以爲霸之死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述律遣其舅來。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荆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閒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緡。俄有劍客田英得之。卽給賞如約。仍屏人語之曰。能得江南番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

鷄案。南唐書紀此事爲保大十二年。在周爲顯德元年。在遼爲應歷四年。契丹國志作應歷九年。未知孰是。遼史應歷五年。七年。南唐三遣使來貢。遼未與絕也。

五年。○冬。○十一月乙未朔。漢主崇俎子承鈞遣使來告。且求嗣立。遣使弔祭。遂封册之。

契丹國志曰。冬十一月。北漢主崇俎承鈞告哀於遼。遼册命爲帝。其事遼上表稱男。遼賜詔謂之兒皇帝。○晉陽見聞錄曰。甲寅年春。漢主旻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旻積憂勞。成心疾。是冬卒。鈞卽位。丁巳。

年正月旦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冊府元龜曰：後漢劉崇、周廣順元年以河東節度使僭號於太原，稱漢，改名旻，仍以乾祐爲年號。崇卒，子鈞襲僞位。

鶻案：吳氏十國春秋案大定錄紀年通譜、遼史、周世宗實錄、薛居正五代史俱云：崇死於乙卯年，惟王保衡故崇舊臣言當足信。崇應以應歷四年冬十一月殂。

七年春。○二月辛酉，南唐遣使奉蠟丸書。

胡三省資治通鑑注曰：自徐溫執吳政，屢汎海使契丹，欲與共圖中國，至唐烈祖及中主皆然。

冬。○十一月補。

十國春秋北漢睿宗本紀曰：天會元年十一月，遼遣大同節度使侍中高勳將兵會李存瓌擊周，至潞州城下而還。帝知契丹不足恃，而不敢遽絕，贈勳甚厚。

十二月。

十國春秋北漢睿宗本紀曰：天會元年十二月，唐使者陳處堯、十國紀年作兵部郎中段處常，晉陽見聞錄云：陳處堯如契丹乞兵，因來遊，今從其說。自契丹來遊太原，帝厚禮之，留數日北還。○陸游南唐書曰：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兵部郎中，周侵淮南，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爲契丹陳利害甚辨，契丹雖通南唐，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藥珠貝而已。至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怨其無信，誓死國事，數面諄虜主，虜主亦媿其言，優容之，以病卒於虜。

八年○夏○五月

契丹國志曰五月朔日食

九年○夏四月丙戌周來侵戊戌以南京留守蕭思溫爲兵馬都總管擊之是月周拔益津瓦橋淤口三關五月乙巳朔陷瀛莫二州

資治通鑑曰周顯德六年夏四月庚寅韓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辛卯上至滄州卽日帥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壬辰上至乾寧軍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乙未大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太祖皇帝爲水路都部署丁酉上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己亥至獨流口泝流而西辛丑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乃捨之癸卯太祖皇帝先至瓦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舉城降上入瓦橋關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劉楚信舉城降五月乙巳朔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司馬光涑水紀聞曰張藏英燕人父爲人所殺藏英尙幼稍長擒讎人生鬻割以祭其父然後食其心肝鄉人謂之報讎張孝子契丹用爲蘆臺軍使逃歸中國從世宗征契丹藏英請不用兵先往說下瓦橋關乃單騎往城下呼曰汝識我乎我張蘆臺也因陳世宗威德曰汝非敵也不下且見屠藏英素爲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門遁去城中人開門請降○王偁東都事略曰姚內斌蘆龍人也少仕契丹周顯德末世宗北征我太祖將兵至瓦橋關內斌爲關使開門請降世宗以爲

汝州刺史。○契丹國志曰：瀛莫之失，幽州急遞以聞。帝曰：三關本漢地，今以還漢，何失之有？○五代史補曰：周世宗末年，大舉以取幽州。契丹聞其親征，君臣恐懼，沿邊城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連宵遁去。車駕至瓦橋關，探邏是實，甚喜，以爲大勳必集。因登高阜以觀六師，頃之有父老百餘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地何名？對曰：歷世相傳，謂之病龍臺。世宗默然，遽上馬馳去。是夜聖體不豫，翌日病亟，有詔回戈，未到關而晏駕。初幽州聞車駕將至，父老或有竊議曰：此不足憂，且天子姓柴，幽州爲燕燕者，亦煙火之謂也。柴入火，不利之兆，安得成功？卒如其言。

鵝案：周世宗旋師大梁，崩於滋德殿，陶岳所云亦俗說耳。

王存等元豐九域志曰：獨流口在乾寧軍北一百二十里。○金人疆宇圖曰：涿州管下固安縣有獨流村。○錢達道霸州志曰：益津關本唐幽州永清縣地，後石晉陷於契丹，周復以其地置霸州。草橋關在城東一里，宋遼分界處。楊廷朗建淤口關在城東五十里。五代周於此立寨。○通鑑注曰：瓦橋關在涿州歸義縣。九域志在益津關東八十里。宋白曰：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當九河之末。○王鞏隨手雜錄曰：柴世宗銷天下銅像以爲錢，真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請免。旣而北伐，命以礮擊之，中佛乳，竟不能毀。未幾世宗癰發乳閒而殂。○陳耀文學圃蓋蘇曰：周世宗毀銅佛像鑄錢，曰：佛教以爲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尙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爲愛乎？鎮州大悲銅像甚有靈應，擊毀之際，以斧鐸自腦鑿破之。後世宗北征，病疽發腦閒，咸謂報應出談苑。

十年○夏五月○壬子漢以潞州歸附來告

契丹國志曰夏五月朔日食○十國春秋北漢睿宗本紀曰天會四年春正月乙巳周禪位於宋宋改元建隆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拒宋遂殺澤州刺史據其城已而遣牙將劉繼沖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閑廩使李廷玉送於我乞兵爲援帝欲謀於遼繼沖述筠意請無用契丹兵帝卽率本國兵自將出團柏谷至於太平驛封筠西平王筠見帝儀衛不備非如王者心甚悔因自陳受郭氏恩不敢愛死帝與周世讎不悅其說遂使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多不協乃留長子守節居潞而自引衆南向帝聞贊與筠異遣平章事衛融和解之是月遣河陽節度使范守圖將兵援筠五月癸卯宋將石守信敗李筠於長平壬子以潞州歸附遣使告遼丁巳宋帝親征筠丁卯宋石守信高懷德大破筠兵盧贊死焉筠走保澤州宋帝列柵圍之六月辛未澤州陷李筠赴火死乙酉宋帝攻潞州丁亥李守節以潞州降宋

十三年○秋○九月

十國春秋北漢睿宗本紀曰天會七年九月以契丹兵攻平晉軍宋雒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郭進將兵來擊契丹兵遂引歸

○十二月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初北漢主嗣位所以事契丹者多略不如世祖時每事必稟之劉旻廟號世

祖於是契丹遣使持書來責其略云。爾先人窮來歸我。我先兄天授皇帝待以骨肉。泊余繼統。益修前好。爾父卽世。我用命爾卽位。柩前丹青之約。我無所負。爾父據有汾國七年。止稱乾祐。爾不遵先志。輒肆改更。李筠包藏禍心。舍大就小。無所顧慮。姑爲覬覦。軒然舉兵。曾不我告。段常。爾父故吏。本無大惡。一旦誣害。誅及其妻子。婦言是聽。非爾而誰。我務敦大義。曲容瑕垢。父子之道。所不忍渝。爾宜率德改行。毋自貽伊戚也。北漢主得書恐懼。遣使重幣往謝。契丹執其使不報。北漢地狹產薄。又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僧繼顥爲鴻臚卿。繼顥故燕王劉守光之孽子。守光死。削髮爲浮屠。後居五臺山。爲人多智。善商財利。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顥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北漢主取其銀以輸契丹。歲千斤。因卽其冶建寶興軍。○清異錄曰。僧繼顥住五臺山。手執香如意。紫檀鏤成。芬馨滿室。名爲握君。○十國春秋北漢睿宗本紀曰。天會七年十二月。帝遣從子侍衛親軍使劉繼文如遼。遼拘之不遣。

本紀第七穆宗二
十四年。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石晉陷蕃記一卷。皇朝范質撰。質石晉末在翰林。爲出帝草降虜表。知其事。爲詳記。少主初遷於黃龍府。後居於建州。凡十八年而卒。案契丹丙午歲入汴。順數至甲子歲爲十八年。實國朝太祖乾德二年也。

鷓案。晉出帝卒於契丹之歲。遼史不載。唯見此書。

二月壬子。詔西南面招討使撻烈進兵援漢。

彭百川太平治迹統類曰。乾德二年。昭義軍節度使李繼勳攻遼州。州將杜延韜以城來降。并人引虜衆步騎六萬復來援。繼勳與彰德軍節度使羅彥瓌。洺州防禦使郭進。內客省使武懷節。率馬步軍六萬人。擊其衆於遼州城下。敗之。虜又寇平晉軍。上遣郭進與內客省使曹彬等。領步騎萬餘赴之。未至而遁。

十五年春。○二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契丹國志曰。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

冬補

太平治迹統類曰。乾德三年冬。契丹來寇易州。略居民。上令監軍李謙昇率兵入其境。俘生口如所略之數。俟契丹放還易州之民。然後縱之。

十六年春正月。○六月。

太平治迹統類曰。乾德四年正月。契丹又寇易州。監軍任德義擊走之。天德軍節度使于延超與其子來降。上以延超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六月。僞橫海軍節度使桑維翰來降。

十七年春。○三月補。○夏。○六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五星聚奎。夏六月朔。日食。

十八年。○秋七月辛丑。漢主承鈞殂。子繼元立。來告。遣使弔祭。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初。北漢世祖女爲晉護聖營卒薛釗妻。生子繼恩。漢高祖典禁衛。以世祖故。釋釗軍籍。館於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其妻常居中。釗罕得見。意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釗卽自裁。其妻改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與妻皆卒。世祖以孝和帝無子。使養繼恩。及繼元。俱冒姓劉氏。繼恩事孝和帝盡恭。昏定晨省。禮無違者。及爲太原尹。選輒不治。孝和帝憂之。謂宰相郭無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才。恐不能了我家事。將柰何。無爲不對。孝和帝殂。繼恩遣使告終。稱嗣於契丹。契丹許之。然後卽位。繼恩怨郭無爲。初與其父言不助己。且惡其專政。欲逐之。而未果。繼恩服縗裳視事。寢處皆居勤政閣。其左右親信。悉留太原府廨。繼恩置酒宴諸大臣及宗子。飲罷。臥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扃其戶。繼恩驚起。繞書堂屏風環走。霸榮以刃楯其胸。弑之。無爲遣兵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迎立太原尹繼元。繼恩立才六十餘日。或謂無爲實使霸榮作亂。亟誅霸榮。以滅口。故人無知者。

十九年春。○三月甲寅。漢劉繼元嗣立。遣使乞封册。辛酉。遣韓知範册爲皇帝。

十國春秋。北漢英武帝本紀曰。天會十三年春二月。宋帝將發自汴。先遣李繼勳、趙贊、郭進、司超等帥兵赴晉陽。三月。宋帝至於太原。及城下。李繼勳已先敗我兵。宋帝命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

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黨進軍於東。帝命劉繼業等乘晦突圍犯東西砦。戰敗遁歸。宋帝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并人大恐。會城中有積草。漂出塞之。得無害。甲寅遣使乞封册於遼。且趣援師。夏四月。契丹兵分道入援。宋何繼筠逆戰於陽曲北。韓重贇逆戰於定州。契丹兵大敗。閏五月。遼主遣韓知璠册立帝爲大漢皇帝。知璠習兵事。居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宋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我兵亦屢敗。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暑雨。軍士多疾。遂引兵還。帝命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圯。韓知璠歎曰。宋師之引水灌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瞧類矣。己巳。如懷州。獵獲熊。歡飲方醉。馳還行宮。是夜。近侍小哥。盪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弑。

五代史曰。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楊循吉遼小史曰。穆宗嗜酒好殺。不恤政事。京師置百尺牢以處罪囚。○契丹國志曰。是時承會同之餘威。中原多事。藩鎮爭彊。莫不求援於遼國。以自存。晉陽之北。漢江南之李唐。使車狎至。饋遺絡繹。遼帝以政昏兵弱。不能應之。帝體氣卑弱。惡見婦人。居藩時。述律太后欲爲納妃。帝辭以疾。卽位後。嬪御滿前。並不一顧。朝臣有言椒房虛位者。皆拒而不納。左右近侍。房帷供奉。率皆閹人。性好遊獵。窮冬盛夏。不廢馳騁。萬機事繁。蕃漢諸臣共泄之。帝不以屑意。上京東北有山曰黑山。曰赤山。曰大保山。山水秀絕。麋鹿成羣。四時遊獵。不離此山。逮至末年。殘忍猜忌。左右小有過愆。至於親手刃之。數年之間。重足屏息。人人虞禍。會醉。索食不得。欲斬庖人。掌膳者恐禍及。因捧食以進。挾刃弑帝於黑山下。在位凡十九年。諡曰天順皇帝。廟號穆宗。

遼史拾遺卷六

本紀第八景宗一

景宗孝成康靖皇帝諱賢寧，小字明辰。

契丹國志曰：景宗諱明記，更名賢，世宗兀欲子也。火神淀弑逆之時，述輶之害世宗，并及於后，復求帝殺之。帝時年九歲，御廚尙食劉解里以氈束之，藏於積薪中，由是得免。及卽位，嬰風疾，多不視朝。改元保寧。○夏。○五月。○壬寅，漢遣李匡弼、劉繼文、李元素來賀。

十國春秋北漢英武帝本紀曰：天會十三年五月，遣李匡弼、李元素等如遼賀天清節。案遼史有劉繼文，然繼文尙留契丹，至十四年放回，今不從。

秋補

太平治迹統類曰：開寶二年，太祖親征河東，契丹兩道率衆來援，一道攻石嶺關，爲何繼筠所破，一道攻定州，爲韓重贇擊敗之。是秋，涿州刺史許周瓊來降，上以周瓊爲涿州刺史。於是豐州刺史王仲晏上言：契丹日利、月利等一十六族歸款，上以其大酋領羅媒四人爲懷化將軍，羅侈八人爲懷化郎將，餘八十五人爲歸德司戈。

二年春正月

十國春秋北漢英武帝本紀曰天會十四年春正月契丹歸我使臣十六人時韓知璠歸國言我庶事多梗而無輔臣政事令趙高勳亦言晉陽爲父子國盡拘其使無謂也遂有是命

冬十一月補

陳均九朝編年備要曰開寶三年冬十一月契丹六萬騎寇定州命田欽祚領兵禦之戰蒲城虜騎小卻乘勝至遂城虜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

六年春○三月宋遣使請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尤加侍中與宋議和

孫逢吉職官分紀曰契丹於開寶七年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雄州孫全興願講好於朝廷八年遣款附使克沙骨慎思奉書來聘自是乃通使矣○太平治迹統類曰開寶七年耶律琮以書遣知雄州孫全興曰琮受君命交於境外言則非宜事有利於國家專之亦可南北兩地古今所同曷嘗不世載歡盟時通贄幣往者晉氏後主政出多門惑彼強臣忘我大義干戈以之日用生靈於是羅災今茲兩朝本無纖隙若或交馳一介之使顯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舊好長爲與國不亦休哉琮以甚微敢干斯義遠希通晤洞垂鑒詳太祖命全興以書答焉

七年春○三月○閏三月補

十國春秋北漢英武帝本紀曰廣運二年春三月遼與宋求成遣使來告命我通好於宋無妄興師○

太平治迹統類曰。開寶八年閏三月。契丹遣款附使克沙骨謹思奉書來聘。稱契丹國。上命閣門副使郝崇信至境上。迓之。及至。館於都亭驛。太祖召見。賜以襲衣金帶銷金烏羅帽烏皮鞋。器幣三百。銀勒鞍馬。其僕從衣服器幣有差。宴於內殿。仍召至便殿。觀諸班騎射。令其一使者與衛士馳射。毛毬截柳枝。及歸國。召見。賜器幣衣服。○潘自牧記纂淵海曰。開寶七年。契丹願講好。使命始通。我朝遣郝崇信。呂端爲使。此報聘也。復遣宋準。邢文度爲契丹國信使。

夏。○六月。補。○秋七月。

十國春秋北漢英武帝本紀曰。廣運二年夏六月。遼主册帝爲大漢英武皇帝。賜御衣玉帶鞍馬等物。

○契丹國志曰。夏六月。彗出柳。長三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歷輿。鬼距室。壁。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滅。○秋七月朔。日食。

本紀第九景宗二

九年。○夏四月。補。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宋葬太祖於永昌陵。遼遣鴻臚少卿耶律敵等往宋助葬。宋太宗尋遣起居舍人辛仲甫使遼。右贊善大夫穆波副之。時宋朝將用兵伐北漢。北漢實倚遼爲援。仲甫遲留境上。未敢進。宋詔趣行。既至。帝問曰。聞中國有黨進者。真驍騎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帝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帝知其秉節不可奪。厚禮遣還。

十年。

查慎行人海記曰。歸義寺。剏於遼。內有石幢記。作駢語。末書會同九祀。龍集敦牂。玄月二十一日。謹記。又記云。大遼保寧□年。都亭□侯太原王公。爲皇妣。自會同九年。捨資就奉福寺。文殊殿前。又建法幢於灑村之墳。京東之墓云云。建幢女弟子張氏。長男攝祁州司馬□。次男留守押衙前都亭驛使□。次男攝寰州長史恕。長女成郎婦。次女李郎婦。次女陳郎婦。未嫁女吉年。孫男三牛。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鄭承嗣。表弟閣門使崇祿大夫檢校□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郭陟。次表弟將仕郎前守昌平縣主簿郭□。鐫字者。尹奉威也。

乾亨元年春。○三月。○丁酉。耶律沙等與宋戰於白馬嶺。不利。冀王敵烈及突呂不部節度使都敏。黃皮室詳穩唐箐皆死之。

十國春秋北漢英武帝本紀曰。廣運六年三月丁酉。耶律沙等與宋將郭進遇於白馬嶺。時契丹兵阻大澗。沙與諸將欲待後軍至而戰。冀王敵烈監軍抹只等以爲急擊之便。沙不能奪。敵烈等以先鋒渡澗。未半爲宋人所擊。兵潰。敵烈及其子蛙哥。沙之子德里。突呂不部節度使都敏。黃皮室詳穩唐箐等五將俱沒。士卒死傷甚衆。會南院大王斜軫兵至。萬矢俱發。敵軍始退。

夏。○五月己卯。宋兵至河東。漢與戰不利。劉繼文。盧俊來奔。六月。劉繼元降宋。漢亡。
王應麟玉海曰。太平興國四年正月庚寅。命宣徽南院使潘美等進師。二月二日。詔親征。甲子。上親征。

二十九日次德清軍。三月庚辰朔。次真定。四月壬戌。克崑嵐。乙丑。克隆州。己巳。克嵐州。繼元外援不至。饑道絕。王師四合。庚午。上次太原。駐蹕汾水東。二十三日。幸城四面。按行營壘。閱視攻俱。翌日。夜漏未盡。幸城西。督諸軍發機石攻城。二十七日。命馬仁瑀。慕容福超。白重貴。李繼昇等分道攻城。帝自草詔賜繼元。五月壬午。幸城南。上曰。翌日重午。當食於城中。癸未。諸將急攻。城欲壞。帝恐屠城。麾衆少退。是夜。繼元納款。甲申。幸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受降。○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太平興國四年五月壬午。上幸太原城南。謂諸將曰。翌日重午。當食於城中。遂自草詔賜北漢主。夜漏上一刻。城上有蒼白雲如人狀。癸未。幸城南。督諸將急攻。士奮怒爭乘城不可遏。上恐屠其城。因麾衆少退。城中人猶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峯以病臥家。昇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亡諭之。北漢主乃降。夜漏上十刻。遣客省使李勳上表納款。上喜。卽命通事舍人薛文寶齎詔入城。撫諭。夜漏未盡。幸城北。宴從臣於城臺。受其降。○十國春秋北漢劉繼文傳曰。繼文。世祖嫡孫也。爲人魁梧有氣局。沈毅寡言。歷官侍衛親軍使。天會時。契丹來問罪。輒拘繫行人數輩。睿宗乃命繼文往賀。因請命。亦被留不發。未幾。遼主怒解。盡歸使者。十六人。厚禮以遣。而繼文與焉。時英武帝嗣位三年也。遼主仍移書。令以繼文同平章事。繼文歸秉國政。左右害其寵。多譖毀之。已而出爲代州刺史。國亡。復奔契丹。封彭城郡王。終於其國。○九朝編年備要曰。自劉崇僭號。歷四主。凡二十九年。至是平。○東都事略曰。繼元之未敗也。太宗先命郭進斷契丹之援於石嶺關。進至契丹。果來援。進擊走之。繼元猶以蠟彈帛書求救於契丹。進得之以徇城下。及降。太宗

宥其罪。授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第京師。

宋主來侵。丁卯。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乙室王撒合擊之。戰於沙河。失利。己巳。宋主圍南京。丁丑。詔諭耶律沙及奚底。討古等軍中事宜。秋七月癸未。沙等及宋兵戰於高梁河。少卻。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

玉海曰。旣下并州。上欲乘勝取范陽。殿前都虞候崔翰曰。乘破竹之勢。時不可失。六月甲寅。發京東。河北軍儲。赴北面行營。庚申。上北征。丁卯。上躬率兵攻東易州。僞刺史劉宁以州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涿州降。以萬人戍守。庚午。駐蹕幽州城南。虜不敢居城中。有萬餘衆屯城北。上率兵乘之。斬千餘級。餘黨遁。壬申。命諸將攻城。旬有五日。以士卒疲且食盡。七月甲申。班師。○九朝編年備要曰。太平興國四年。詔征契丹。六月。發鎮州。易州。涿州來降。上至幽州。敗契丹於城北。秋七月。上至自幽州。○東都事略曰。曹翰從征幽州。所部攻城之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虜救將至。不可進拔之象。其班師乎。已而果然。○王鞏聞見近錄曰。太宗皇帝自并州乘勝直趨幽燕。虜空山後。遼有赦例。郎君子越者。請得五千騎。以嘗王師不成。退處未晚。從之。乃騎持一幟。由閒道邀我歸路。周環往來。晝夜不絕。帝疑救兵大至。宵歸定州。王師多沒。至今號其奇兵曰于越軍。○契丹國志曰。秋七月。宋太宗至幽州。攻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又恐遼救兵至。遂退師。先是宋師自并幸幽。乘其無備。帝方獵。急歸牙帳。議弃幽。薊。以兵守松亭北岸口而已。時耶律遜寧號于越。呼爲舍。

利郎君。北朝親近。無職事者。呼爲之。請兵十萬救幽州。竝西山。薄幽陵。人夜持兩炬。朝舉兩旗。選精騎三萬。從他道自宋軍南席卷而北。遼兵先守幽州者。皆脆兵弱卒。見宋師之盛。望風而遁。又爲宋師所遏。進退無計。反爲堅守。至是于越救至。宋遂退師。○王銍默記曰。神宗與滕元發語及北邊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人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沒。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創發云。

九月己卯。燕王韓匡嗣爲都統。南府宰相耶律沙爲監軍。惕隱休哥。南院大王斜軫。權奚王抹只等各率所部兵南伐。仍命大同軍節度使善補領山西兵分道以進。

九朝編年備要曰。九月。契丹寇鎮州。趙延進等敗之。初。上以陣圖賜諸將。俾分爲八陣。至是虜騎至。延進亟乘高望之。東西互野。不見其尾。崔翰等方按圖布陣。相去百步。延進謂翰等曰。今虜騎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若合而擊之。可以決勝。李繼隆亦曰。兵貴通變。安可預料。於是分爲二陣。前後相副。大破之。捷書聞。手詔嘉獎。

四年。

宣府鎮志曰。乾亨四年。契丹以山後諸州給兵。民力凋敝。田穀多躡於兵。乃詔復今年租。又敕諸州有逃戶莊田。許蕃漢人承佃。供給租稅。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還一半。十五周年內三分還一分。詐認者罪之。

九月庚子幸雲州甲辰獵於祥古山帝不豫壬子次焦山崩於行在年三十五

契丹國志曰帝性仁懦雅好音律喜醫術伶倫鉞灸之輩授以節鉞使相者三十餘人自幼得疾沈疴連年四時遊獵閒循故典體憊不能跨馬令節大朝會鬱鬱無歡或不視朝者有之耽於酒色暮年不少休燕燕皇后蕭守興之女以女主臨朝國事一決於其手大誅罰大征討蕃漢諸臣集衆其議皇后裁決報知於帝而已易定幽燕閒兩大戰烽火軍書旁午國內惶惶帝嬰疾不能親駕基業衰焉

遼史拾遺卷七

本紀第十聖宗一

聖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諱隆緒小字文殊奴。

統和元年春正月。

契丹國志曰帝卽位復號大契丹。

二月戊子朔。

契丹國志曰二月朔日食。

本紀第十一聖宗二

四年○二月○癸卯西夏李繼遷叛宋來降。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初李繼捧入朝其弟夏州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及詔發繼捧親屬赴闕獨繼遷不樂內徙時年十七勇悍有智謀僞稱乳母死出葬郊外以兵甲寘棺中與其黨數十人奔入蕃族地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出其祖彝興畫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繼遷自言我李氏子孫當復興宗緒族帳稍稍歸附嘗遣所部奉表詣麟州貢馬及橐駝等敕書招諭之繼遷不出知夏州尹憲偵知繼遷所在與巡檢使曹光實選精騎夜發兵掩襲地斤再宿而至斬首五百級燒四百餘帳獲繼遷母妻

及羊馬器械萬計。繼遷僅以身免。

三月。○庚辰。寰州刺史趙彥章以城叛。附於宋。辛巳。宋兵入涿州。義順軍節度副使趙希贊以朔州叛。附於宋。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雍熙三年三月。潘美出雁門。自西徑入。與虜戰。勝之。逐北至寰州。庚辰。刺史趙彥章舉寰州降。詔以彥章爲本州團練使。曹彬進壁於涿州東。復與虜戰。李繼隆、范廷召等皆中流矢。督戰愈急。虜遂敗。乘勝攻其北門。克之。辛巳。取涿州。潘美進圍朔州。其知州節度副使趙希贊舉城降。詔以希贊爲本州觀察使。

癸未。遼軍與宋田重進戰於飛狐。不利。冀州防禦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贊、馬軍指揮使何萬通陷焉。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田重進至飛狐。北虜西南面招討使大鵬翼等帥衆來援。行營西上閣門使袁繼忠謂重進曰。虜多騎兵。利於平地。不如乘險逆擊之。蘄州刺史朝城譚延美曰。虜恃衆易我。若出其不意。可克也。於是重進陳壓東偏。數交鋒。勝負未決。日將夕。命荆嗣出西偏。薄山崖。以短兵接戰。虜投崖而下。手斬首數百級。虜勢挫衄。散卒千餘人在野。嗣呵止降之。虜退屯土嶺。裨將黃明與戰不利。嗣謂明曰。汝第頓兵於此。爲我聲援。我當奪此嶺。遂力戰克之。追奔五十餘里。抵倉頭而還。拔小冶。直谷二寨。嗣因留屯直谷。居數日。虜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嗣合兵擊卻之。虜乘夜復圍直谷。石門二寨。重進遣嗣往救。嗣曰。今所部才五百人。虜衆二萬餘。力不敵矣。重進憂之。問嗣計將安出。嗣曰。譚延美方

屯小治。有兵二千。願聞道往。邀其策應。遂馳見延美。延美曰。虜勢如此。何可當也。嗣曰。但願以全軍就平州。列隊樹旗。別遣三二百人。執白幟於道側。嗣乃以所部五百人疾驅往鬪。彼見旗幟綿互。遠甚。疑大軍繼至。虜雖衆。可破也。延美許焉。癸未。嗣還力戰。一日五七合。虜不勝。將遁去。重進遂以大軍乘之。虜騎崩潰。生擒大鵬翼及監軍馬頤。副將何萬通。并契丹。勃海千餘人。○太平治迹統類曰。雍熙三年三月丁亥。潘美轉攻應州。其節度使艾正。觀察判官宋雄舉城降。卽授正本州觀察使。雄爲鴻臚少卿。同知應州。雄。幽州人也。田重進圍飛狐。會大鵬翼至城下。諭其守將定武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郢州防禦使呂行德。尙欲堅守。重進急攻之。辛卯。行德乃與其副都指揮使張繼從。馬軍都指揮使劉知進等舉城降。詔升其縣爲飛狐軍。以行德爲左驍衛將軍。順州防禦使。繼從爲右屯衛將軍。檀州刺史。知進爲左監門衛將軍。重進又圍靈丘。丙申。其守將步軍都指揮使穆超舉城降。以超爲右監門衛將軍。夏四月辛丑。潘美克雲州。斬首千級。田重進破虜。援軍於飛狐北。斬首千級。俘四百人。壬寅。米信破虜於新城。斬首三百級。乙巳。田重進至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趙彥欽等殺虜酋蕭斲里。及其守卒千人。執監城使同州節度使耿紹忠。舉城降。初。王師入虜境。所向皆下。斲里。紹忠等懼不自安。謀欲殺城中將吏。盡率其豪傑歸虜中。存璋等知其謀。乃先事而發。紹忠父美。爲虜奉聖節度使。弟紹雍。爲三司使。紹忠領同州。州在西樓南數百里。方從虜主至遙樂河。聞王師至。遣爲蔚州監城使。於是被執。存璋等初請降。重進疑之。先命荆嗣率猛士數十人縋而入。得實。乃納其款。

五月庚午。遼師與曹彬、米信戰於岐溝關。大敗之。

九朝編年備要曰：雍熙三年春正月，命曹彬等分道伐契丹。夏五月，詔班師。彬等之行也。上諭潘美之師，但先趨雲中。卿等以十萬之衆，聲言取幽州，持重緩行，毋貪小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卻軍以援粟乎？亟遣使止之。彬所部聞美及重進累捷，恥不能有所攻取，乃再趨涿州，復以糧食不繼，退師至岐溝關。北虜追及之。我師大敗。

秋七月丙子，樞密使斜軫遣侍御涅里底幹勤哥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

九朝編年備要曰：太平興國四年，劉繼元降北漢平。上遣中使召劉繼業，得之大喜，命爲防禦使。繼業初爲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頗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上素知其勇，欲生致之，諭繼元俾招之。繼元遣所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上喜，撫慰之甚厚。復姓楊氏，名業。業初姓楊氏，名重貴，幼事北漢，更賜以姓名。上尋命業知代州。業在邊，契丹畏之，每望業旗，卽引去。○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八月初，徙雲、朔、寰、應四州民，詔潘美、楊業等以所部兵護送之。時契丹國母蕭氏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神惕隱，領衆十餘萬，復陷寰州。業謂美等曰：今寇鋒銳盛，不可與戰。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悉兵來拒，卽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各遣彊弩三千，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

三州之衆保萬全矣。監軍西上。閣門使蔚州刺史王侁沮其議曰：君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死耳。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虜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以業避敵。業當先死於虜。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彊弩爲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卽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者無遺類矣。美卽與侁領麾下兵陳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虜敗走。侁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夾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卽麾兵卻走。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卽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獨手刃數十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爲虜所禽。不食三日死。其子延玉與岳州刺史王貴俱死焉。

十二月○甲辰。詔南大王與休哥合勢進討。○上率大軍與宋將劉廷讓、李敬源戰于莫州。敗之。乙巳。擒宋將賀令圖、楊重進等。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十二月。契丹將耶律遜寧號于越者。以數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戰於君子館。會天大寒。我師不能彀弓弩。虜圍廷讓數重。廷讓先以麾下精卒與滄州都部署李繼隆。令後殿。緩急期相救。及廷讓被圍。繼隆退屯樂壽。御前忠佐神勇指揮使桑贊以所部兵力戰。自辰至申。而虜援兵復至。贊引衆先遁。廷讓全軍皆沒。死者數萬人。廷讓得麾下他馬乘之。僅脫死。先鋒將六宅使

平州團練使知雄州賀令圖、武州團練使高陽關部署楊重進，俱陷於虜。令圖性貪功生事，復輕而無謀。于越素知令圖，嘗使謀給之曰：「我獲罪於契丹，旦夕願歸朝，無路自投，幸君少留意焉。」令圖不虞其詐，自以爲終獲大功，私遣于越重錦十兩。至是，于越傳言軍中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先爲所給，意其來降，卽引麾下數十騎逆之。將至其帳數步外，于越據胡牀罵曰：「汝嘗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麾左右盡縛其從騎，反縛令圖而去。重進力戰死之。初，令圖與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俱敗，天下笑之。○九朝編年備要曰：十二月，契丹寇代州，兵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率所部禦之，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守。守臣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左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虜少卻。先是齊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閉使爲虜所得。旣而美使至，謂有旨令無出師，齊賢乃閉其使室中，夜遣兵由城西南持幟然炬，虜見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兵掩擊，大敗之。

本紀第十二 聖宗三

五年春正月

九朝編年備要曰：雍熙四年春正月，契丹入寇，陷深、祁、德、易等州。○太平治迹統類曰：雍熙四年春正月，初曹彬及劉廷讓等相繼敗覆，軍亡死者前後數萬人，緣邊瘡痍之卒，不滿萬計，皆無復鬪志。河朔震恐，悉料鄉民爲兵以守城，皆白徒，未嘗習戰陳，但堅壁自固，不敢禦敵。虜勢滋振，長驅入深、祁，陷易州，殺官吏，虜士民所過郡邑，攻不能下者，則俘村墅子女，縱火大掠，輦金帛而去。

三月癸亥朔幸長春宮賞花釣魚

孫承澤北平古今紀曰遼有二長春宮一在南京一在長春洲若統和五年三月朔幸長春宮賞花釣魚十二年三月如長春宮觀牡丹十七年正月朔如長春宮則非南京之長春宮也

七年○秋七月○癸巳遣兵南征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彗出東井凡三十日契丹攻威虜軍爲宋尹繼倫李繼隆敗於唐徐河間殺契丹相皮室其大將于越被傷遁走俘獲甚衆自是契丹不復大入契丹之人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回避黑面大王○續資治通鑑長編曰端拱二年秋七月威虜軍糧餽不繼契丹欲窺取之詔定州路都部署李繼隆發鎮定大軍護送輜重凡數千乘虜將于越諜知之率精銳數萬騎來逆崇儀使北面緣邊都巡檢尹繼倫率領步騎千餘人按行塞上正當虜所入道虜不擊而過徑襲大軍繼倫因令軍中秣馬會夜遣人持短兵潛發躡虜後行數十里至唐河徐河之間天未明虜去大軍四五里繼倫列陣於城北以待之虜方會食繼倫出其不意急擊之殺虜將一人號皮室皮室者虜相也于越食未竟棄匕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虜望見大軍遂崩潰自相蹂踐死者無數繼隆與鎮州副都部署范廷召追奔過徐河十餘里俘獲甚衆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正又與虜戰曹河之斜村梟其帥太盈相公等三十餘級虜自是不敢大入寇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

九月補

契丹國志曰九月鎮星熒惑入南斗。

本紀第十三聖宗四

八年。

王濬初恆岳志曰宋太宗淳化元年北虜欲入寇使詣北岳廟卜神不許虜使怒縱火焚廟而去遂不入寇。

九年○冬○十二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二月女真以契丹兵隔其貢宋之路請宋攻之不許自是遂屬契丹。

十年○冬○十二月○以東京留守蕭恆德等伐高麗。

東國通鑑曰高麗成宗文懿王十二年冬十月契丹遣蕭遜寧將兵侵我西鄙王遣徐熙講和遜寧兵退先是西北界女真報契丹謀舉兵來侵朝議謂其給我。不以爲備。至是復報兵至始知事急分遣諸道軍馬齊整以侍中朴良柔爲上軍使內史侍郎徐熙爲中軍使門下侍郎崔亮爲下軍使軍於北界以禦契丹閏月幸西京進次安北府聞契丹蕭遜寧將兵攻蓬山郡獲我先鋒軍使給事中尹庶顏等王不得進乃還。

十一年春正月○高麗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女直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之。

東國通鑑曰熙引兵欲救蓬山遜寧聲言大朝旣已奄有高句麗舊地今爾國侵奪疆界是用征討又

移書云。大朝統一四方。其未歸附。期於掃蕩。速致降款。毋涉淹留。熙見書。還奏有可和之狀。王遣監察司憲借禮賓少卿李蒙戩如契丹營請和。遼寧曰。汝國不恤民事。是用恭行天罰。若欲求和。宜速來降。蒙戩還。王會羣臣議之。久無回報。遼寧遂攻安戎鎮。中郎將大道秀。郎將庚方與戰。克之。遼寧不敢復進。遣人促降。王遣通和使閻門舍人張瑩往丹營。遼寧曰。宜更以大臣送軍前面對瑩。還。徐熙請往。奉國書如丹營。使譯者問相見禮。遼寧曰。我大朝貴人。宜拜於庭。熙曰。臣之於君。拜下禮也。兩國大臣相見。何得如是。往復再三。遼寧不許。熙怒。還臥所館不起。遼寧乃許升堂行禮。遼寧語熙曰。汝國興新羅地。高句麗之地。我所有也。而汝侵蝕之。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大國是以來討。今割地以獻。而修朝聘。可無事矣。熙曰。非也。我國卽高句麗之舊也。故號高麗。都平壤。若論地界。上國之東京。皆在我境。何得謂之侵蝕乎。且鴨綠江內外。亦我境內。今女真盜據其閒。頑黠變詐。道途梗澀。甚於涉海。朝聘之不通。女真之故也。若令逐女真。還我舊地。築城堡。通道路。則敢不修聘。辭氣慷慨。遼寧知不可彊。遂具以聞。丹帝曰。高麗旣請和。宜罷兵。熙留丹營七日而還。王大喜。卽遣良柔爲禮幣使入覲。熙復奏曰。臣與遼寧約。盪平女真。收復舊地。然後朝覲可通。今才收江內。請俟得江外。修聘未晚。王曰。久不修聘。恐有後患。遂遣之。○東國史略曰。高麗成宗文懿王十二年。契丹遣蕭遼寧侵西鄙。攻蓬山郡。至安戎鎮。王幸西京。次安北府。不得進。中軍使內史侍郎徐熙請行。奉國書如丹營。熙辭氣慷慨。遼寧知不可彊。遂具以聞。丹帝許和。敕罷兵。史臣曰。方遼寧之入寇也。大振聲勢。恐喝脅降。羣臣獻議。或乞降。或割地。

徐熙獨力陳不可欲與一戰。卽寇準親征之策也。及使契丹抗禮不屈。彊虜懾服。終講和親。其奉使得體。又豈下於富弼乎。○始行契丹年號。

三月補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朔日食。

秋。○八月。

契丹國志曰。秋八月朔日食。

十二年春。○三月丁巳。高麗遣使請所俘人畜。詔贖還。○丙寅。遣使撫諭高麗。

東國通鑑曰。高麗成宗文懿王十三年春二月。蕭遜寧致書曰。近奉宣命。但以彼國信好早通。境土相接。雖以小事大。固有規儀。而原始要終。須存悠久。若不設於預備。慮中阻於使人。遂與彼國商議。使於要衝路陌。創築城池者。尋準宣命。自使斟酌。擬於鴨江西創築五城。取三月初。擬到築城處。下手修築。伏請大王預先指揮。從安北府至鴨江東。計二百八十里。踏行穩便田地。酌量地里遠近。并令築城。發遣役夫。同時下手。其合築城數。早與回報。所貴交通車馬。長開貢獻之途。永奉朝廷。自協安康之計。始行契丹年號。三月。遣侍中朴良柔奉表如契丹。告行正朔。乞還俘口。六月。遣元郁如宋。乞師以報契丹。宋以北鄙甫寧。不宜輕動。優禮遣還。自是與宋絕。契丹遣崇祿卿蕭述管。御史大夫李沆齋。詔來撫諭。○高麗史曰。成宗十三年。始行契丹統和年號。契丹遣崇祿卿蕭述管。御史大夫李沆等齋。詔來撫諭。

遣使契丹進妓樂卻之

十三年春正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至道元年正月。契丹大將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浪。寅族十六府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寇。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率輕騎邀擊之。大敗其衆於子河汭。勒浪等族乘虜之亂。詐爲府州兵躡其後。虜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委其輜重。涉河而遁。虜將號突厥太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生擒吐渾首領一人。德威僅以身免。

二月○甲辰。高麗遣李周禎來貢。

高麗史曰。成宗十四年春二月。遣李周禎如契丹獻方物。又進鷹。遣李知白如契丹獻方物。遣童子十人於契丹習其語。遣左丞宣趙之遴如契丹請婚。以東京留守駙馬蕭恆德女許嫁。

夏四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契丹攻雄州。爲守臣何承矩所敗。

秋○八月○壬辰。詔修山澤祠宇。先哲廟貌。以時祀之。

宣府鎮志曰。契丹統和十三年。帝在炭山。詔歸化等處守臣修山澤祠宇。先哲廟貌。以時祀之。於是諸州孔子廟。及奉聖黃帝祠。儒州舜祠。大翻山王次仲祠。俱爲一新。

十四年春○三月壬寅。高麗王治表乞爲婚。許以東京留守駙馬蕭恆德女嫁之。

高麗史曰。成宗十五年春三月。契丹遣翰林學士張幹。忠正軍節度使蕭熟葛來册王曰。漢重呼韓。位列侯王之上。周尊熊繹。世開土宇之封。朕法古爲君。推恩及遠。惟東溟之外域。順北極以來。王歲月屢遷。梯航靡倦。宜舉真封之禮。用旌內附之誠。爰采彝章。敬敷寵數。咨爾高麗國王王治。地臨鯤壑。勢壓蕃隅。繼先人之茂勳。理君子之舊國。文而有禮。智以識機。能全事大之儀。盡協酌中之體。鴨江西限。曾無恃險之心。鳳辰北瞻。克備以時之貢。言念忠敬。宜示封崇。升一品之貴階。正獨坐之榮秩。仍疏王爵。益表國恩。册爾爲開府儀同三司。尙書令。高麗國王。於戲。海岱之表。汝惟獨尊。辰卞之區。汝惟全有。守茲富貴。戒彼滿盈。無庸小人之謀。勿替大君之命。敬修乃事。用合朝經。俾爾國人。同躋壽域。永揚休命。可不美哉。幹等至西郊。築壇傳册。王備禮受册。大赦。遣韓彥卿如契丹納幣。

夏四月。○己亥。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

太平御覽引後唐書曰。劉仁恭在幽州。以瑾土爲錢。令部人行使。聚銅錢於山上。鑿穴藏之。爲無窮之計。○册府元龜曰。後唐劉仁恭爲幽州節度使。物力雄富。志氣驕縱。師道士王若訥。修長生之法。乃於州西大安山。營造臺觀。極其雕麗。聚美婦人爲黃帝房中之法。又慮四鄰侵寇。幽州城陷。且曰。吾居此山。四面絕壁。以百士守門。萬夫不能進。乃圖無窮之計。號令九州。禁使銅錢。自以膠和瑾土爲泥錢。令九州行使。其銅錢。峻法賦斂。鑿大安山爲石穴以藏之。共數百萬。每藏畢。卽殺匠石以滅口。自仁恭父子敗後。往往有上言者。知錢處所。竟無所得。○又曰。長興元年。敕旨。劉仁恭頃爲燕帥。不守蕃條。輒造

泥錢號爲山庫殊非濟物一向害人醜狀尋除惡名猶在

鶚案大安山藏錢唐書太平御覽俱作劉仁恭事遼史作守光誤

十五年○冬十一月○高麗王治薨姪誦遣王同穎來告

東國通鑑曰成宗文懿王十六年冬十月戊午王疾大漸召姪開寧君誦傳位移御內天王寺薨是日誦卽位十一月遣閣門使王同穎如契丹告嗣位十二月契丹遣千牛衛大將軍耶律迪烈來賀千秋節王迎命告於成宗梓宮前

本紀第十四聖宗五

十六年春○二月

契丹國志曰春二月彗出營室北

夏四月

東國通鑑曰穆宗宣讓王元年夏四月契丹以前王薨逝敕還納幣之物

五月

契丹國志曰夏五月朔日食

冬○十月補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朔日食

十七年○秋○九月

契丹國志曰秋九月朔日食

冬十月癸酉攻遂城不克

曾鞏隆平集曰咸平二年契丹入寇楊延昭在遂城城小無備衆心危懼延昭集城中丁壯護守偶大寒命汲水注城外及旦冰堅滑城不可近虜遂解去○東國通鑑曰穆宗宣讓王二年冬十月契丹遣右常侍劉績加冊王爲尙書令

十九年○冬十月己亥南伐○丙寅次滿城以泥淖班師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咸平四年冬十月甲寅北面前陣鈐轄張斌與契丹遇於長城口時積雨虜弓用皮弦皆緩濕斌擊敗之殺獲甚衆○九朝編年備要曰咸平四年冬十月契丹入寇張斌敗之於長城口李繼宣尋又敗之於山谷初七月以契丹謀入寇命王顯爲鎮定三路都部署是冬顯奏大破契丹殺二萬餘人餘衆遁去○太平治迹統類曰咸平四年十一月王顯與契丹戰大破之戮二萬餘人獲其僞大王統軍成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并甲馬甚衆餘皆奔北號慟滿野○僧文瑩玉壺清話曰王顯少爲太宗給侍赤腳道者相曰此兒須爲將相但無陰德耳咸平中出師定州便宜從事忽道士通謁自稱鄴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亂髮若剛鬣謂曰昨日上帝牒番魂二萬至本觀死於公手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減算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叱起後數月契丹引數萬騎獵於威虜軍境顯引

兵襲擊大破之斬二萬級露布至闕召爲樞相數稔而卒

二十一年○夏四月○耶律奴瓜蕭撻凜獲宋將王繼忠於望都

九朝編年備要曰咸平六年夏四月王繼忠戰沒繼忠時爲副都部署與都部署王超逆戰繼忠常以契遇深厚思欲報效率麾下殊死戰於望都縣南遂陷於虜上以其實戰死贈繼忠官錄用其子

冬○十一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一月有星孛於井鬼

二十二年○秋○閏月己未南伐○丙寅遼師與宋兵戰於唐興大破之丁卯蕭撻凜與宋軍戰於遂城敗之庚午軍於望都

契丹國志曰秋閏月帝同母蕭太后大舉攻邊遣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軍安順軍前鋒爲魏能所敗又攻北平寨爲田敏等擊走遂東趨保州攻城不克帝與蕭太后合兵攻定州宋將王超按兵不出陳於唐河拒之契丹兵東駐陽城淀又分兵圍岢嵐軍爲守臣賈宗擊走○九朝編年備要曰景德元年春三月契丹入寇知威虜軍魏能敗之於長城口○太平治迹統類曰虜騎數萬入寇草城川岢嵐軍使賈宗率兵擊敗之翌日復至又敗之遂北出境時并代鈐轄高繼勳等率兵來援登高望草城川謂宗曰虜衆布陳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設伏山下戰合虜必南去爾起乘之必大潰與戰至寒光嶺伏發果敗自相蹂躪者萬餘人獲馬牛囊駝甚衆十月知府州折惟昌率所部

兵自火山入契丹率州界。前鋒破大狼水寨。殺戮甚衆。生擒四百餘人。獲馬牛羊鎧甲數萬計。契丹方圍岢嵐軍。聞敗即遁去。

冬十月。○丙戌。攻瀛州。不克。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景德元年冬十月丙戌。契丹兵抵瀛州城下。勢甚盛。晝夜攻城。擊鼓伐木之聲。聞於四面。大設攻具。驅奚人負版乘燭。乘墉而上。知州西京左藏庫使李延渥率州兵彊壯。又集貝冀巡檢史普所部拒守。發礮石巨木擊之。皆壘壘而墜。踰十數日。多所殺傷。虜主及其母又親鼓衆急擊。矢集城上如雨。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竟勿能克。乃遁去。○張師正括異志曰。賈魏公昌朝。生始數歲。先令公爲瀛幕。公時在膝下。契丹教十萬攻圍踰月。城甚危急。守陴者聞空中神告曰。城中有中朝輔相。勿憂賊也。數日虜遁去。

十一月。○庚午。攻破德清軍。壬申。次澶淵。蕭撻凜中伏弩死。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十一月壬申。天雄軍聞虜將至。闔城惶遽。王欽若與諸將議探符分守諸門。都鈐轄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將自擇便宜處所。不肯當者。全照請當之。旣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命全照。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南北相距二十里。請覆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素教蓄弩手。皆執朱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壓。應用無常。于是大開北門。下釣橋以待之。虜素畏其名。莫敢近北門者。

乃環過攻東門良久舍東門趨故城夜復自故城潛師過城南設伏於狄相廟遂南攻德清軍欽若聞之遣將率精兵追擊伏起斷其後天雄兵不能進退全照請於欽若曰若亡此兵是亡天雄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虜伏兵殆盡天雄兵乃得還存者什三四虜遂陷德清軍知軍尙食使張旦及其子三班借職利涉虎翼都虞侯胡福等十四人竝死之○又曰虜旣陷德清是日率衆抵澶州北直犯大陳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其統軍順國王撻覽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爲先鋒異其旗幟躬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環守牀子弩弩潛發撻覽中額隕其徒數十輩競前輿曳至寨是夜撻覽死虜大挫衄退卻不敢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師環壽州人也

步。鷄案長編云太祖初卽位供備庫副使魏丕治兵器無不精辦舊牀子弩射止七百步丕增造至千

乙亥攻破通利軍丁丑宋遣崇儀副使曹利用請和卽遣飛龍使韓杞持書報聘十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旣癸未宋復遣曹利用來以無還地之意遣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往報戊子宋遣李繼昌請和以太后爲叔母願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許之卽遣閤門使丁振持書報聘己丑詔諸軍解嚴是月班師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丙子車駕次澶州南城寇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懼虜氣未懾

非所以取威決勝也。高瓊亦固請。卽麾衛士進。輦扣陞上。遂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車未進。瓊乃執槌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尙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戊寅。移御北城之行宮。曹利用自天雄赴虜寨。見其國主羣臣。與其宰相韓德讓同處一車。羣臣與其主重行別坐。禮容甚簡。以木橫車輓上。設食器。坐利用車下。饋之食。共議和好事。議未決。乃遣左飛龍使韓杞持國主書。與利用俱還。詔知澶州引進使何承矩。郊勞翰林學士趙安仁。接伴之。十二月庚辰朔。韓杞入對於行宮前殿。跪授書函於閣門使。使捧以升殿。內侍省副都知閣承翰受而啓封。宰相讀訖。命杞升殿。跪奏云。國母令臣上問皇帝起居。其書復以關南故地爲請。上曰。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事極無名。必若邀求。朕當決戰。爾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攘。儻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答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也。趙安仁獨能記太祖時國書體式。因命爲答書。賜杞襲衣金帶鞍馬器幣。杞卽日入辭。遂與利用同往。是日。日有食之。癸未。利用與韓杞至虜寨。虜復以關南故地爲言。利用輒沮之。其國主及母聞之。意稍息。但欲歲取金帛。利用許遺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議始定。虜復遣王繼忠見利用。言國主年少。願兄事南朝。又慮南朝或於緣邊開移河道。廣浚壕塹。別有舉動之意。因附利用密奏。請立誓。并乞遣近上使臣持誓書至彼。甲申。利用卽與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國主書俱還。并獻御衣食物。其郊勞館穀。竝如韓杞之禮。命趙安仁接伴東之。乙酉。東之入對於行宮。中使受其書。書辭猶言曹利用所稱。未合王繼

忠前議。然利用固有成約。悉具繼忠密奏中矣。丙戌。東之入辭。命西京左藏庫使李繼昌假左衛大將軍。持誓書與東之俱往報聘。金帛之數。如利用所許。其他亦依繼忠所奏云。先是。上謂輔臣曰。韓杞與東之來。皆言其國母附達起居。而不述其主。此蓋母專其政。人不畏其主也。旣而利用言東之云。國母比欲致書。以南朝未有緘題。故寢而不議。遂并致兩書。各送衣服茶藥金器等。以答東之所獻者。○蘇轍龍川別志曰。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萊公計。親御六軍渡河。兵始交而斃其貴將。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遣供奉官曹利用使於兵閒。利用見虜母於軍中。與蕃將韓德讓偶坐駝車上。坐利用於車下。饋之食。共議和事。利用許之。歲遺銀絹三十萬匹兩。○沈括補筆談曰。咸平末。契丹犯邊。戍將王顯。王繼忠屯兵鎮定。虜兵大至。繼忠力戰。爲契丹所獲。授以僞官。復使爲將。漸見親信。繼忠乘閒進說契丹。講好朝廷。息民爲萬世計。虜母老亦厭兵。遂納其言。因寓書於莫守石普。使達意於朝廷。時亦未之信。明年。虜兵大下。遂至河。車駕親征。駐蹕澶淵。而繼忠自虜中具奏戎主請和之意。達於行在。上使曹利用馳遣契丹書。與之講平。利用至大名。時王冀公守大名。以虜方得志。疑其不情。留利用未遣。會圍合不得出。朝廷不知利用所在。又募人繼往。得殿前散直張皓。引見行在。皓攜九歲子見曰。臣不得虜情爲報。誓死不還。願陛下錄其子。上賜銀三百兩遣之。皓出澶州。爲徽騎所掠。皓具言講和之意。騎乃引與俱見戎主。蕭蕭及戎主蕭襄車帷召皓。以木橫車輓上。令皓坐。與之酒食。撫勞甚厚。皓旣回。聞虜欲襲我北寨。以其謀告守將周文質及李繼隆。秦翰。文質等厚備以待之。黎明。虜兵果至。迎射其大

帥撻覽墜馬死。虜兵大潰。上復使皓申前約。及言已遣曹利用之意。皓入大名。以告王冀公。與利用俱往。和議遂定。乃改元景德。後皓爲利用所軋。終於左侍禁。真宗後知之。錄其先所留九歲子牧爲三班奉職。而累贈繼忠至大同軍節度使兼侍中國史所書。本末不甚備。予得其詳於張牧及王繼忠之子從亾之家。蔣穎叔爲河北都轉運使日。復爲從亾論奏。追錄其功。○契丹國志載宋真宗澶淵誓書曰。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契丹皇帝闕下。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人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于墾畝稼穡。南北勿縱騷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洵壕完葺。一切如常。卽不得創築城隍。開掘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謹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契丹聖宗誓書曰。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特示誓書。以風土之宜。云云某雖不才。敢遵此約。謹告於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明神是殛。專具謬述。不宣。

二十三年。○夏。○五月戊申朔。宋遣孫僅等來賀皇太后生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景德二年春二月癸卯。命開封府推官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孫僅爲契丹國母生

辰使右侍禁閣門祇候康宗元副之入契丹境其刺史皆迎謁又令幕職縣令父老捧卮獻酒於馬前民以斗焚香相迎門置水漿孟杓於路側接伴者察使人中途所須卽供應之具蕃漢食味漢食貯以金器蕃食貯以木器所至毋得鬻食物受錢違者全家處斬國主每歲避暑於含涼淀聞使至卽來幽州屢召僅等宴會張樂待遇之禮甚優僅等辭歸費以衣服及馬五百匹自郊勞至於餞飲所遣皆親信辭禮恭恪者以致勤厚之意○王文正公筆錄曰景德中契丹通好首命故給事中孫公僅奉使而往洎至彼國屬修聘之始迎勞饗餼頒給之禮殊未詳備北人館待優異務在豐腆事或過差僅必抑而罷之自餘皆爲隨事損益俾豐腆中度而後已迄今信使往復不改其制

秋○八月補

契丹國志曰秋八月有星孛於紫微

冬○十二月丙申宋遣周漸等來賀千齡節丁酉復遣張若谷等來賀正旦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十月丙戌遣度支判官太常博士周漸爲契丹國主生辰使侍禁閣門祇候郭盛副之職方郎中直昭文館韓國華爲契丹國母正旦使衣庫副使兼通事舍人焦守節副之鹽鐵判官祕書丞張若谷爲國主正旦使內殿崇班閣門祇候郭允恭副之自是歲以爲常○隆平集曰焦守節以宮苑副使兼通事舍人使契丹館伴丁求說頗易之指遠山曰此黃龍塘也應聲問曰燕然山距此幾許求說慙乃加禮焉黃龍塘卽德光置晉少帝之所

二十四年○冬十月庚午朔○羣臣上皇帝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

朱彝尊曝書亭集遼雲居寺二碑跋曰右王正智光雲居寺二記共勒一碑碑額篆書重修雲居寺一
千人邑會之碑一稱結一千人之社一千人之心一稱完葺一寺結邑千人近年京城發地得仙露寺
石函記後有千人邑三字尼曰邑頭尼覽者疑是地名合此碑觀之則知千人邑者社會之名爾天順
皇帝者遼穆宗尊號丞相秦王者重元爲南京留守也遼史聖宗初卽位羣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統
和元年六月上尊號曰天輔皇帝五年四月上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二十四年十月上尊
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今碑建於二十三年尊號無天輔字是則二十四年十月以前聖宗尊
號但云至德廣孝昭聖皇帝如碑所記至二十四年乃合元年尊號天輔字以稱之否則二十四年所
上之號與五年無異何用羣臣復上乎竊疑史有誤也○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景德三年冬十月乙亥
以太常博士王曙爲契丹國主生辰使內殿崇班閻門祇候高維忠副之戶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
爲國母正旦使崇儀使雅州刺史張利涉副之太常博士段暉爲國主正旦使如京副使孫正辭副之
二十五年春○二月

東國通鑑曰高麗穆宗宣讓王十年春二月契丹遣耶律延貴來加冊王爲守義保邦推誠奉聖功臣
開府儀同三司守尙書令兼政事令上柱國食邑七千戶

夏○五月補

契丹國志曰夏五月朔日食。

二十六年春○三月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命都官員外郎孫奭至契丹境上告以將有事於泰山○江少虞皇朝類苑曰契丹飛奏於歲給外別假金帛上以示王文正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何其小哉上曰何以答之公曰正當以微物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外各借二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示有司契丹所借金帛二萬事屬小可仍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再爲例。

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酉南幸皇太后不豫戊子肆赦辛卯皇太后崩於行宮壬辰遣使報哀於宋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癸卯契丹國母蕭氏卒年五十七謚曰宣獻契丹主哭必嘔血遣天平節度使耶律信寧馳騎來告命太常博士直史館王隨內殿承制閣門祇候郭允恭爲祭奠使太常博士判三司催欠憑由司王曙供奉官閣門祇候王承瑾爲弔慰使賻以衣五襲綾羅布帛萬匹○郡齋讀書志曰戴斗奉使錄二卷皇朝王曙撰景德三年爲契丹主生辰使祥符二年爲弔慰使所錄也。

鷄案遼史聖宗紀統和二十八年二月宋遣王隨王儒等來弔祭以王曙爲王儒史有誤也。

遼史拾遺卷八

本紀第十五聖宗六

二十八年○夏○五月○丙午高麗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誦。擅立誦從兄詢。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高麗史曰。獻哀王太后皇甫氏。戴宗之女。生穆宗。穆宗卽位。册上尊號曰應天啓聖靜德王太后。穆宗年已十八。太后攝政。居千秋殿。世號千秋太后。與金致陽通而生子。欲以其子嗣王位。時顯宗爲大良院君。太后忌之。彊令出家。寓居三角山神穴寺。時稱神穴小君。太后屢遣人謀害。一日使內人遺以酒餅。皆和毒藥。內人到寺。求見小君。欲親勸食。寺有僧輒匿小君於地穴中。紿之曰。小君出遊山中。安知去處耶。及內人還。散之庭中。鳥雀食而卽斃。凡忠臣義士。尤所忌憚。多以非罪陷之。穆宗不能禁。十二年正月。千秋殿災。太后入長生殿。後康兆殺致陽父子。流太后親屬於海島。又使人弑穆宗。於是太后歸居黃州者二十一年。顯宗二十年正月。薨於崇德宮。壽六十六。葬幽陵。○東國通鑑曰。穆宗母千秋太后皇甫氏。逼大良院君詢爲僧。初洞州人金致陽。太后外族。性姦巧。嘗詐祝髮。出入千秋宮。頗有醜聲。成宗杖配遠地。成宗薨。召授閣門通事舍人。不數年。貴寵無比。百官予奪。皆出其手。親黨布列。勢傾中外。起第至三百餘間。臺榭園池。窮極美麗。日夜與太后遊戲。無所畏忌。洞州立祠。額曰星宿寺。又於宮城西北隅立十王寺。其圖象奇怪難狀。潛懷異志。以求陰助。凡器皿皆銘。其鐘銘曰。當生東國之時。

同修善種。後往西方之日。共證菩提。王常欲黜之。恐傷母志。不敢也。至是太后生子。是私致陽所生也。與致陽謀爲王後。忌大良君。彊令出家。年十二。初寓崇教寺。有僧夢見大星隕於寺庭。變爲龍。又變爲人。卽大良君也。由是衆多奇之。後寓居三角山神穴寺。太后潛遣人謀害者屢矣。寺有老僧。穴地室中。匿之。而上置臥榻。以防不測。十二年春正月庚午。幸崇教寺。及還。暴風折織蓋柄。王不豫。召給事中蔡忠順入臥內。辟左右。語曰。朕朝夕入地。太祖之孫。惟大良院君在。卿與崔沆。素懷忠義。宜盡心匡扶。使社稷不屬異姓。忠順出以語沆。議遣宣徽判官皇甫俞義。卽將文演等。往迎於神穴寺。西北面巡檢使康兆舉兵來。遂謀廢立。先是王知金致陽謀變。召大良院君。又知殿中監李周禎附致陽。權授西北面都巡檢副使。卽日發遣。仍徵兆入衛。兆聞命。行至洞州龍泉驛。內史主書魏從。掌書記崔昌曾坐事被黜。深怨朝廷。常欲搆難。二人俱謁兆。給曰。主上疾篤。命在頃刻。太后與致陽謀奪社稷。以公在外。手握重兵。恐或不從。矯命徵召。足下速還本道。舉義兵。保國全身。時不可失。兆然之。以爲王已薨。朝廷悉被致陽誑誤。便回本營。太后忌兆來。遣內臣守崑嶺。使遏行人。兆父患之。爲書納竹杖中。令奴薙髮爲僧。詭言妙香山僧。報兆云。王已賓天。姦凶用事。可舉兵來以靖國難。奴晝夜急走。至兆所。氣竭而斃。兆探杖得書。愈信王薨。遂與副使吏部侍郎李鉉雲等。領甲卒五千。至平州。始知王未薨。喪氣垂頭良久。諸將曰。業已來矣。不可止也。於是兆決意廢立。不知王已迎大良君。乃遣分司監察御史金應仁率兵往迎之。二月己丑。大良院君卽位。康兆廢王爲讓國公。遣兵誅致陽父子。流其黨。及太后親屬三十餘。

人於海島。康兆弑前王於積城縣。踰月。火葬縣南。陵曰恭陵。謚宣靈。廟號愍宗。臣民莫不痛憤。而新王未之知也。至契丹興師問罪。乃知被弑。改謚宣讓。廟號穆宗。

六月補

契丹國志曰。夏六月。契丹遣使往宋告糴。宋詔雄州出粟二萬石。賤價賑之。

秋。○七月補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元年。秋七月。契丹遣給事中梁炳。大將軍耶律允來問前王之故。

冬十月丙午朔。○王詢遣使奉表乞罷師。不許。

脫脫等宋史曰。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冬十月辛亥。契丹使耶律寧告征高麗。○高麗史曰。顯宗元年秋八月丁未朔。遣內史侍郎平章事陳頤。直中臺尙書右丞尹餘如契丹。九月。遣左司員外郎金延保如契丹。秋季間候。左司郎中王佐暹。將作丞白日昇如契丹。東京修好。冬十月癸丑。契丹遣給事中高正。閣門引進使韓杞來告興師。參知政事李禮均。右僕射王同穎如契丹請和。十一月丙子朔。遣起居郎姜周載如契丹賀冬至。契丹遣將軍蕭凝來告親征。

十一月乙酉。大軍渡鴨綠江。康肇拒戰。敗之。退保銅州。丙戌。肇復出。右皮室詳穩耶律敵魯擒肇及副將李立。追殺數十里。獲所棄糧餉鎧仗。

東國通鑑曰。十一月辛卯。契丹主自將步騎四十萬。號義軍天兵。渡鴨綠江。圍興化鎮。巡檢使楊規。鎮

使鄭成副使守和嬰城固守。壬辰，康兆等分軍出龜州北，愆頓湯井，曙星三道，與契丹戰，敗績。契丹主獲通州城外收禾男女，各賜錦衣，授紙封一箭，以兵三百餘人送興化鎮，諭其將，箭封書曰：「朕以前王誦服事朝廷，其來久矣。今逆臣康兆弑君立幼，故親率精兵，已臨國境。汝等禽康兆逆，駕前，便即回兵。不然，直入開京，殺汝妻孥。」癸巳，又敕曰：「朕以前王誦紹其祖服，爲我藩臣，捍禦封陲，忽被姦凶所害。朕將精銳來討罪人，其餘脅從，皆與原免。況汝等受前王撫綏之惠，知歷代順逆之由，當體朕懷，無貽後悔。是日，李守和等上表陳謝。甲午，契丹主以錦衣銀器等物，賜鎮將有差。仍敕曰：「省所上表，奏具悉。朕纂承五聖，臨御萬邦，忠良則必示旌褒，凶逆則須行誅伐。以康兆弑其故主，挾彼幼君，轉恣姦豪，大示威福，故親行誅伐。已臨近境，比頒綸旨，式示招懷，遽覽封章，未聞歸款。汝等必知逆順，豈可助謀於逆黨，不思雪憤於前王，宜顧安危，預分禍福。」乙未，守和又回表云：「臣等昨奉詔泥，輒陳心石，望賜泣辜之惠，切祈解網之仁。」契丹主見表，知其不降。丁酉，解圍，以二十萬兵屯於麟州，南無老代，以二十萬兵進至通州，移軍銅山下。康兆引兵出通州城南，分軍爲三，隔水而陣。一營於州西，據三水之會，兆居其中。一營於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兆以劍車排陣，丹兵至，合攻之，無不摧靡。丹兵屢退，兆遂有輕敵之心。與人彈碁，契丹先鋒耶律盆奴率詳穩耶律敵魯，擊破三水砦，鎮主告丹兵至，兆不信。曰：「如口中之食，少則不可，宜使多入。」再告急曰：「丹兵已多入。」兆驚起曰：「信乎？」恍惚若見穆宗立於其後，叱之曰：「汝奴休矣。」天伐詎可逃耶。兆即脫鞵長跪曰：「死罪死罪。」言未訖，丹兵已縛兆，裹以氈，載之以去。李鉉雲、盧戩、盧

顓楊景李成佐等皆被執。盧頰、徐崧、盧濟皆死。我軍大亂。丹兵乘勝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餘級。所棄糧餉鎧仗不可勝計。於是丹兵斬兆、長驅而進。左右奇軍將軍金訓、金繼夫、李元、申寧漢伏兵於緩項嶺。皆執短兵突出。敗之。丹兵小卻。

戊子。銅、霍、貴、寧等州皆降。排押至奴古達嶺。遇敵兵。戰敗之。辛卯。王詢遣使上表請朝。許之。禁軍士俘掠以政事舍人馬保佑爲開京留守。安州團練使王八爲副留守。遣太子太師乙凜將騎兵一千送保佑等赴京。壬辰。守將卓思正殺遼使者韓喜孫等十人。領兵出拒。保佑等還。遣乙凜領兵擊之。思正遂奔西京。圍之五日不克。駐蹕城西。高麗禮部郎中渤海陀夫來降。庚子。遣排押、益奴等攻開京。遇高麗兵。敗之。王詢棄城遁去。遂焚開京。至清江還。

東國通鑑曰。初。王聞丹兵至。遣中郎將智蔡文將兵鎮和州。以備東北。及兆敗。命蔡文移兵援西京。蔡文卽與軍容使崔昌進次剛德鎮。甲寅。丹兵陷肅州。盧顓爲鄉導。與丹人劉經齋檄至西京。諭降。副留守元宗爽與僚佐崔緯、咸質、楊澤、文晏等修表欲降。蔡文等聞之。引兵至西京城門閉。昌呼分臺御史曹子奇曰。吾等奉王命。倍道而來。不納。何也。子奇具告顓。經諭降之。故遂開門。蔡文入屯故宮南廊。昌諷宗爽執顓等固守。宗爽不從。昌密與蔡文謀。遣兵伏城北。候顓等還。掩殺之。取其降表焚之。時城中疑貳。蔡文出屯城南。獨大將軍鄭忠節從之。俄而東北界都巡檢使卓思政率兵而至。與之合軍。復入城。王以三軍敗衄。州郡陷沒。上表請朝。契丹主許之。遂禁俘掠。以馬保佑爲開城留守。王八副之。遣乙

凜將騎兵一千送保佑等。乙卯，丹主又使韓杞以突騎二百至西京城北門，呼曰：「皇帝昨遣劉經、盧顓等齎詔曉諭，柰何至今了無消息？若不拒命，留守官僚來聽我指諭。」思政聞杞語，謀諸蔡文，使麾下鄭仁等將驍騎突出，擊斬杞等百餘人，餘皆禽之，無一人還者。思政以蔡文爲先鋒，出與戰。乙凜、保佑敗走，於是人心稍安。思政還入城，蔡文與李元出屯慈惠寺。丹主復遣乙凜擊之，邏卒報丹兵來屯安定驛，其勢甚盛。蔡文馳告思政，丙辰，遂與僧法言率兵九千，迎擊於林原驛南，斬首三千餘級。法言死之。翌日，蔡文復出戰，丹兵敗走。於是城中將士登城以望，競出逐之。至馬灘，丹兵回軍擊敗之。丹主次於城西佛寺，思政懼，給將軍大道秀曰：「君自東門，吾自西門出，前後夾攻，蔑不勝矣。」遂以麾下兵夜遁，道秀出東門，始知見給，又力不可敵。遂率所部降於契丹，諸將皆潰。城中兇懼，己未，統軍錄事趙元隘守鎮將姜民瞻、郎將洪叶、方休，莫知所措，乃共禱神祠，筮得吉兆。於是衆推趙元爲兵馬使，收散卒，閉城固守。辛未，王南幸。時智蔡文奔還，奏西京敗軍狀，羣臣議降。姜邯贊獨曰：「今日之事，罪在康兆，非所恤也。但衆寡不敵，當避其鋒，徐圖興復耳。」遂勸王南行。蔡文請曰：「臣雖驚怯，願在左右，庶效犬馬之勞。」王曰：「昨李元、崔昌奔還，自請扈從，今不復見，爲臣之義，果如是乎？」今卿旣勞於外，又欲捍衛，深嘉乃忠，仍賜酒食及銀裝鞍轡。是夜，王與后妃及吏部侍郎蔡忠順等禁軍五十餘人出京城。二年春正月乙亥朔，契丹主陷京城，焚燒太廟宮闕，民屋皆盡。是日，王次廣州，失兩王后所在，令蔡文往尋之。至饒吞驛，乃得奉還。王喜，爲留三日。乙酉，丹兵退。

二十九年○夏四月

高麗史曰。顯宗二年夏四月乙丑。遣工部郎中王瞻如契丹謝班師。

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高麗史曰。十月乙丑。遣都官郎中金崇義如契丹賀冬至。十一月庚午。遣刑部侍郎金殷傳如契丹賀生辰。十二月。契丹殺河拱辰。○又曰。顯宗避契丹南幸。河拱辰追謁於道。奏曰。契丹本以討賊爲名。今已得康兆。若遣使請和。彼必班師。王筮得吉卦。遂遣拱辰及高英起。奉表狀往契丹營。拱辰行至昌化縣。以表狀授郎將張旻。副將丁悅。先往契丹軍。言曰。國王固願來覲。第懼兵威。又因內難。出避江南。遣陪臣拱辰等陳告事。由拱辰等亦惶懼不敢前來。請速收兵。旻等未至。契丹先鋒已至昌化縣。拱辰等具陳前意。契丹問國王安在。答曰。今向江南。不知所在。又問遠近。曰。江南太遠。不知幾萬里。追兵乃還。明年。拱辰與英起至契丹營。乞班師。契丹主許之。遂留拱辰等。拱辰旣被留。內圖還國。外示忠勤。契丹主甚加寵遇。拱辰與英起密謀。奏曰。本國今已喪亡。臣等願領兵點檢而來。契丹主許之。尋聞王返國。使英起居中京。拱辰居燕京。皆妻以良家女。拱辰多市駿馬。列置東路。以爲歸計。人告其謀。契丹主鞠之。拱辰具以實對。且曰。臣於本國。不敢有二心。罪當萬死。不願生事大朝。契丹主義而原之。諭令改節效忠。拱辰辭益厲不遜。遂殺之。爭取心肝食之。

開泰元年○八月○己未。高麗王詢遣田拱之奉表。稱病不能朝。詔復取六州地。

高麗史曰。顯宗三年夏四月。契丹詔王親朝。六月甲子。遣刑部侍郎田拱之。如契丹夏季問候。且告王病不能親朝。契丹主怒。詔取興化。通州。龍州。鐵州。郭州。龜州等六城。九月己巳。遣西頭供奉官文儒。領如契丹來遠城。冬十月庚午。遣工部尙書參知政事張瑩。禮部侍郎劉徽弼。如契丹。癸未。契丹使太尉韓邠來。十二月庚寅。張瑩與契丹引進使李延弘來。○涑水紀聞曰。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邢祥頗肆談辨。深自銜鬻。且矜新賜鐵券。公曰。鐵券者。勳臣有功高不賞之懼。賜之以安反側耳。何爲輒及親賢。祥大沮。

鷲案。王曾奉使契丹。遼宋兩史俱未載。故不知確是何年。因附於此。曾有上契丹事一卷。
二年○夏○六月辛酉朔。遣中丞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六州舊地。

高麗史曰。顯宗四年春正月丁酉。遣禮賓少卿張洎如契丹。庚寅。遣中樞院使蔡忠順如契丹。三月戊申。契丹使左監門衛大將軍耶律行平來責取興化等六城。夏五月丁酉。契丹來告改統和爲開泰。壬寅。女真引契丹兵將渡鴨綠江。大將軍金承湑等擊卻之。秋七月戊申。契丹使耶律行平復來索六城。
九月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六年九月乙卯。以翰林學士晁迥爲契丹國主生辰使。崇儀副使王希範副之。龍圖閣待制查道爲正旦使。供奉官閣門祗候蔚信副之。

冬○十二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二月朔日食。

三年○冬十月。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五年冬十月契丹遣國舅詳穩蕭敵烈來侵通州興化鎮將軍鄭神勇別將周演擊敗之斬七百餘級溺江死者甚衆。

十二月補

宋史曰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庚申契丹使蕭延寧等辭歸國○玉壺清話曰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國喜誦魏野詩但得上帙願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將召之死已數年搜其詩果得草堂集十卷詔賜之。

四年春正月○壬寅東征。

高麗史曰顯宗六年春正月契丹作橋於鴨綠江夾橋築東西城遣將攻破不克癸卯契丹兵圍興化鎮將軍高積餘趙弋等擊卻之甲辰又侵通州三月己亥契丹侵龍州。

夏四月○六月○秋○九月補

高麗史曰夏四月庚申契丹使將軍耶律行平來又索六城拘留不遣○契丹國志曰夏六月朔日食○高麗史曰九月甲寅契丹使監門將軍李松茂來索六城己未契丹來攻通州癸亥興化鎮大將軍鄭神勇別將周演散員任億校尉楊春太醫丞孫簡太史丞康承穎等引兵出契丹軍後擊殺七百餘

級神勇等六人死之。丁卯，契丹攻寧州城，不克而退。庚午，大將軍高積餘、將軍蘇忠玄、高延迪、散員金克、別將光參等追擊死之。丹兵虜兵馬判官王佐、錄事盧玄佐而去。是歲，契丹取興化、定遠二鎮。城之五年。

高麗史曰：顯宗七年春正月庚戌，契丹耶律世良、蕭屈烈侵郭州，我軍與戰，死者數萬人，獲輜重而歸。甲寅，契丹使十人到鴨綠江，不納。二月，契丹王美延相等七人來奔。甲辰，契丹曹恩、高忽等六人來投。夏五月辛亥，契丹馬兒保良、王保可新等十三戶來投。乙丑，契丹要豆等三人來投。六月戊寅，契丹志甫等三人來投。乙酉，契丹張烈公現、申豆猷兒、王忠等三十戶來投。秋七月丁巳，契丹由道高宗等九人來投。八月，契丹朱簡從道等八人來投。九月，契丹羅墾等五人來投。辛未，契丹奉大高里等十九人來投。冬十一月，契丹匡父兒等十人來投。十二月乙未，契丹瑟弗達等六人來投。

冬。○十二月。○丁酉。宋遣張遜、王承德來賀千齡節。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己酉，命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薛映爲契丹國主生辰使，東染院使劉承宗副之。壽春郡王友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張士遜爲正旦使，供備庫使王承德副之。鶚案：遼史以張遜、王承德來賀千齡節，而失載薛映等誤。

六月。○夏。○五月。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八月夏五月，契丹蕭合卓圍興化鎮，攻之九日，不克。將軍堅一洪光、高義出

戰大敗之。斬獲甚多。

本紀第十六聖宗七

七年○夏○六月補

契丹國志曰。夏六月。彗出北斗。

冬○十二月○蕭排押等與高麗戰於茶陀二河。遼軍失利。天雲右皮室二軍沒溺者衆。遙輦帳詳穩阿果達。客省使酌古。渤海詳穩高清明。天雲軍詳穩海里等皆死之。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九年九月。遣禮賓少卿元承如契丹請和。戊戌。契丹駙馬蕭遜寧帥兵來侵。號十萬。王以平章事姜邯贊爲上元帥。大將軍姜民瞻副之。帥兵二十萬八千三百。屯寧州。至興化鎮。選騎兵一萬二千。伏山谷中。又以大繩貫牛皮。塞城東大川。以待之。賊至。決塞發伏。大敗之。遜寧引兵直趨京城。民瞻追及於慈州來口山。大敗之。侍郎趙元又擊於馬灘。斬獲萬餘級。

鷓案。茶陀之戰。東國通鑑月日與史異。

八年春正月○二月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十年春正月庚申。姜邯贊以丹兵逼城。遣兵馬判官金宗鉉。領兵一萬。倍道入衛京城。東北面兵馬使亦遣兵三千三百入援。辛酉。蕭遜寧至新恩縣。去京城百里。王命收城外民戶入內。清野以待。遜寧遣耶律好德齎書至通德門。告以回軍。潛遣候騎三百餘至金郊驛。王遣兵一

百乘夜掩殺之。辛巳，契丹回兵至漣渭州。姜邯贊等掩擊，斬五百餘級。○又曰：二月己丑朔，姜邯贊擊丹兵於龜州，大敗之。時丹兵過龜州，邯贊等邀戰於東郊，兩軍相持，勝敗未決。金宗鉉引兵赴之，忽風雨南來，旌旗北指。我軍乘勢奮擊，勇氣百倍。丹兵奔北，我軍追擊之，涉石川，至於盤嶺，僵尸蔽野，俘獲人口馬駝甲冑兵仗，不可勝數。生還僅數十人。丹兵之敗，未有如此時之甚。丹主聞之，大怒，遣使責遼寧曰：汝輕敵深入，以至於此，何面目見我乎？朕當皮面然後戮之。○東國史略曰：契丹蕭遜寧率兵來侵，姜邯贊、姜民瞻等前後戰於興化鎮及邑州，大敗之。以姜邯贊檢校太尉門下侍郎、天水縣開國男。

三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朔，日食。

秋。○八月。

東國通鑑曰：八月，契丹東京使工部少卿高應壽來，遣考功員外郎李仁澤如契丹東京。

九年春。○二月。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十一年春二年，遣李作仁如契丹，請稱藩納貢如故，遂歸所留耶律行平等。

秋。○八月。補

東國通鑑曰：八月，遣崔齊顏如契丹，賀千齡節。

太平元年春。○二月。○三月。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十二年春二月，契丹遣御史大夫姚居信來聘。三月，契丹東京使散騎常侍張澄岳來聘。

秋七月○乙亥，遣骨里取石晉所上玉璽於中京。

孔平仲珣璜新論曰：仁宗朝，有使虜者，見虜主傳國璽詩云：一時製美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守，此寶歸北方。子孫宜慎守，世業當永昌。

二年春○三月○丁丑，宋使薛貽廓來告宋主恆殂，子禎嗣位。遣都點檢耶律僧隱等充宋祭奠使副。林牙蕭日新、觀察馮延休充宋后弔慰使副。戊寅，遣金吾耶律諧領引進姚居信充宋主弔慰使副。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乾興元年二月戊午，上崩於延慶殿。仁宗卽皇帝位，遣內殿承制閣門祇候薛貽廓告哀契丹。契丹主聞真宗崩，舉哀號慟，因謂其宰相呂德懋曰：與南朝約爲兄弟，垂二十年，忽報登遐，吾雖少兩歲，顧餘生幾何？因復大慟。又曰：聞嗣皇尙少，恐未知通好始末，苟爲臣下所閒，柰何？及薛貽廓至，具道朝廷之意，契丹主喜，謂其妻蕭氏曰：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使汝名傳中國，乃設真宗靈御於范陽憫忠寺，建道場百日，下令國中諸犯真宗諱者悉易之。遣殿前都點檢崇義節度使耶律僧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來祭奠。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來弔慰。左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弔慰皇太后。○謝維新合璧事類後集曰：真宗上仙，遣薛貽廓使，於是有告哀之名。遣薛田使，於是有遺留禮物之名。遣任中行使，於是有告登寶位之名。遣劉鍇、

趙賀使。於是有皇太后、皇帝回謝禮物之名。

夏四月。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十三年夏四月，契丹遣御史大夫蕭懷禮等來冊王開府儀同三司守尙書上柱國高麗國王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戶，仍賜車服儀物，自是復行契丹年號。

秋。○八月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八月壬寅，以禮部郎中知制誥張師德爲契丹妻蕭氏生辰國信使，西京左藏庫副使趙忠輔副之。○東國通鑑曰：契丹東京持禮使李克方來言，自今春夏季間候使并差一次，與賀千齡節正旦使同行，秋冬季間候使并差一次，與賀太后生辰使同行。

三年。○夏四月。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十四年夏四月，契丹遣左散騎常侍武白、耶律克恭來冊太子欽爲輔國大將軍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侍中高麗國公。

本紀第十七聖宗八

五年春正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天聖三年正月戊子，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朔方節度使蕭從順、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韓紹芳來賀長寧節。

冬十月辛未。宋太后遣馮元宗。史方來賀順天節。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九月庚辰朔。以戶部郎中知制誥夏竦爲契丹生辰使。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史方副之。度支副使兵部郎中姜遵爲正旦使。內殿承制閣門祇候許懷信副之。右正言直史館張觀爲契丹妻正旦使。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趙應副之。竦自言父承皓與契丹戰沒。母喪未期。義不可行。改命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馮元宗。

十二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十二月癸酉。契丹遣彰聖軍節度使蕭穆古。潘州觀察使鄭文囿。來賀皇太后正旦。

乙亥。宋使李維、張綸來賀千齡節。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維往使契丹。主素服館勞加禮。卽席賦兩朝悠久詩。下筆立成。契丹主大喜。六月春正月。○冬十月。○乙丑。宋遣韓翼、田承說來賀順天節。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天聖四年正月癸未。契丹遣樞密副使彰武節度使蕭迪烈、歸義節度使康筠來賀長寧節。○又曰。七月乙丑。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韓億爲契丹妻生辰使。崇儀副使田承說副之。詔億名犯北朝諱。權改曰意。承說、皇太后之姻也。庸而自專。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曰。南北歡好。傳示子孫。兩朝之臣。勿相猜阻。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命別置宴。使其大臣來伴。且問億曰。太后卽有旨。大使宜

知之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太后必於簾前以此語戒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聞之，大喜，舉手加額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

鷄案：宋以遼太祖諱改韓億名意，遼史改曰翼，猶以億字之半，避嫌名耳。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朔日食。

七年春正月壬寅朔，宋遣張保維、孫繼業、孔道輔、馬崇至來賀。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孔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艱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虜君臣默然。

夏四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天聖五年夏四月辛巳，契丹遣林牙昭德節度使蕭蘊、政事舍人杜防賀乾元節。○記纂淵海曰：天聖五年，契丹遣蕭蘊、杜防來，以程琳爲館伴，蘊出坐位，指曰：中國使者至契丹，坐位殿上，今契丹使至中國，不然，請升之。琳曰：此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易，防不能對曰：令宰相議。或曰：此細事爾，將許之。琳曰：後更欲其大者，柰何，遂止。

八年春○二月。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十九年春二月，遣禮部員外郎金哥如契丹東京，契丹遣將軍耶律素等來。

冬○十二月○丁亥。宋遣寇斌、康德來賀千齡節。

郡齋讀書志曰：生辰國信語錄一卷，皇朝寇斌撰。斌與康德與天聖六年使契丹，賀其主生辰，往反語錄，并景德二年至天聖八年使副姓名及雜儀附於後。

九年○秋○八月己丑。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囚留守駙馬都尉肅孝先及南陽公主，殺戶部使韓紹勳。副使王嘉、四捷軍都指揮使蕭頗得、延琳遂僭位，號其國爲興遼，年爲天慶。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二十年九月，契丹東京將軍大延琳遣大府丞高吉德告建國，兼求援。延琳、渤海始祖大祚榮七代孫，叛契丹，國號興遼。建元天慶十二月，興遼國太師大延定引東北女真與契丹相攻，遣使乞援。王議諸輔臣，侍中崔士威、平章蔡忠順言：兵者危事，不可不慎。彼之相攻，安知非我利耶？但可修城池，謹烽燧，以觀變耳。王從之。自此路梗，與契丹不通。

十年○秋○八月丙午。東京賊將楊詳世密送款，夜開南門納遼軍，擒延琳。渤海平。

東國通鑑曰：顯宗元文王二十一年秋九月，興遼國郢州刺史李匡祿來告急，尋聞國亡，遂留不歸。遣金哥如契丹賀收復東京。契丹遣千牛將軍羅漢奴來詔曰：近不差人往還，應爲路梗。今渤海偷主，俱遭圍閉，竝已歸降，宜遣陪臣速來赴國，必無虞患。

十一年○夏○六月丁丑朔，駐蹕大福河之北。己卯，帝崩於行宮。年六十一。在位四十九年。景福元年閏

十月壬申。上尊諡曰文武大孝宣皇帝。廟號聖宗。

九朝編年備要曰。隆緒自與朝廷通好。歲貢方物。無巨細必親閱之。守約甚固。至是病劇。召東平王蕭孝先。使輔立其子宗真。且戒無失朝廷信誓。○契丹國志曰。先是承天太后未歸政前。帝已長立。每事拱手。或府庫中需一物。必詰其所用。賜及文武臣僚者。允之。不然不與。帝既不預朝政。縱心弋獵。左右狎邪。與帝爲笑謔者。太后知之。重行杖責。帝亦不免詬問。御服御馬。皆太后檢校焉。或宮嬪讒帝。太后信之。必庭辱帝。帝每承順。略無怨辭。好讀唐貞觀事要。至太宗。明皇實錄。則欽伏。故御名連明皇諱上一字。又親以契丹字譯白居易諷諫集。詔番臣等讀之。嘗云。五百年來中國之英主。遠則唐太宗。次則後唐明宗。近則今宋太祖。太宗也。或諸道貢進珍奇。一無所取。皆讓其弟。親政後。方一月。太后暴崩。帝哀毀骨立。哭大嘔血。番漢羣臣上言。山陵已畢。宜改元。帝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曰。古之帝王。以日易月。宜法古制。帝曰。吾契丹主也。寧違古制。不爲不孝之人。終制三年。帝性英辨多謀。神武冠絕。遊獵時。曾遇二虎。方逸。帝策馬馳之。發矢連殪其二虎。又曾一箭貫三鹿。時幽州試舉人。以一箭貫三鹿爲賦題。駙馬劉三蝦獻射二虎頌。至於道。釋二教。皆洞其旨。律呂音聲。特所精徹。承平日久。羣方無事。縱酒作樂。無有虛日。與番漢臣下飲會。皆連晝夕。復盡去巾幘。促席造膝而坐。或自歌舞。或命后妃已下彈琵琶送酒。又喜吟詩。出題詔宰相已下賦詩。詩成進御。一一讀之。優者賜金帶。又御製曲五百餘首。幸諸臣私第爲會。時謂之迎駕。盡歡而罷。刑賞必信。無有僭差。撫柔諸番。咸有恩。

信修睦宋朝使人餽送躬親檢校時黃河暴漲溺會同驛帝親擇夷坦地復創一驛每年信使入境先取宋朝登科記驗其等甲高低及第年月其賜寶物則密令人體探宗真宗上仙薛貽廓報哀入境幽州急遞先聞帝不俟貽廓至闕集番漢諸臣舉哀后妃已下皆爲沾涕因謂宰臣呂德懋曰吾與兄皇未結好前征伐各有勝負洎約兄弟二十餘年兄皇升遐況與吾同月生年大兩歲吾又得幾多時也因又泣復曰吾聞姪帝聖年尙幼必不知兄皇分義恐爲臣下所間與吾違拗矣後貽廓至闕達宋帝聖意喜謂后曰吾觀姪帝來意必不失兄皇之誓復謂呂德懋曰晉高祖承嗣聖爺爺之力深矣嗣聖太宗也爺爺翁呼也少主登位便背盟約皆臣下所惑今姪帝必敦篤悠久矣又謂后曰汝可先貽書與南朝太后備述妯娌之分使人往來名傳南朝又詔燕京愍忠寺特置真宗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復詔沿邊州軍不得作樂後因御宴有教坊都知格守樂名格子眼轉充色長因取新譜宣讀帝欲更遷一官見本名正犯真宗諱因怒曰汝充教坊首領豈不知我兄皇諱字遂以筆抹其宣而止燕京僧錄亦犯真宗諱敕改名圓融尋下令國中應內外文武百僚僧道軍人百姓等犯真宗諱者悉令改之詔漢兒公事皆須體問南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舉止其欽重宋朝百餘事皆此類也未年染消渴疾多忌諱稱說死亡之人雖帝之父母尊號亦不得言之病亟乃驛召東平王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赴闕始以輔立之事面委之次以不得失宋朝之信誓面屬之又屬子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爲嗣我死汝子母切毋殺之六月三日崩於上京東北三百里大斧河之行帳年六

十一在位通太后臨朝。凡四十九年。葬上京西北二百里赤山。廟號聖宗。

遼史拾遺卷九

本紀第十八興宗一

興宗神聖孝章皇帝諱宗眞字夷不董小字只骨聖宗長子。

契丹國志曰興宗皇帝諱宗眞番名木不孤聖宗第八子順聖元妃所生帝生於顯州東錐子河。

改元景福○秋○九月○辛亥宋遣王隨曹儀致祭王醜許懷信梅詢張綸來慰兩宮范諷孫繼業賀卽

位孔道輔魏昭文賀皇太后册禮。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天聖九年夏六月雄州以契丹主訃聞命御史中丞王隨爲祭奠使西上閣門使

曹儀副之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爲賀登位使崇儀副使孫繼業副之龍圖閣待制梅詢爲國母弔慰使

昭州刺史張綸副之鹽鐵副使司封員外郎王醜爲國主弔慰使內殿承制閣門祇候許懷信副之秋

七月丙午朔契丹使奉陵軍節度使耶律乞石來告哀戊午命樞密直學士寇瑊爲賀契丹登位使改

賀登位使孔道輔爲契丹母册禮使西染院使魏昭文副之。

鶚案賀卽位使長編使寇瑊遼史作范諷未知孰是。

高麗史曰德宗卽位遣工部郎中柳喬郎中金行恭如契丹會葬且賀卽位王可道奏契丹與我通好

交贊然每有并吞之志今其主殂駙馬匹梯叛據東京宜乘此時請毀鴨綠城橋歸所留我行人若不

聽可與之絕。乃附表請之。契丹不從。王從可道議。停賀正使。仍用聖宗太平年號。

重熙〇二年春。〇二月。補

契丹國志曰。春二月。有星孛於東北。光芒長二尺。

夏六月。補

契丹國志曰。夏六月朔。日食。

二年春正月丁卯。宋使章頻卒。詔有司賻贈。命近侍護喪以歸。

沈括夢溪筆談曰。天聖中。侍御史知雜事章頻使遼。死於虜中。虜中無棺。輓舉至范陽。方就殮。自後遼人常造數漆棺。以銀飾之。每有使人入境。則載以隨行。至今爲例。

夏。〇五月。〇皇太后還政於上。躬守慶陵。

契丹國志曰。法天皇后專制其國。多殺功臣。用蕭氏兄弟分監南北番漢。使蕭氏奴爲團練防禦觀察。節度使者至四十餘人。范陽無賴輩。多占名樂工。爲蕭氏奴。帝以上尊酒銀帶賜樂工。太后怒。鞭樂工孟五哥。帝知內品高慶郎告太后。使左右殺高慶郎。太后愈怒。下吏雜治。語連於帝。帝曰。我貴爲天子。而與囚同答狀耶。鬱鬱不樂。是歲。與耶律喜孫謀。率兵逐母法天太后。登黃布車。載送慶州。守聖宗冢。遂誅永興軍都總管高常哥及內侍數十族。命內庫都提點王繼忠。內侍都知趙安仁等。監南北面蕃使臣僚。每歲宋朝自聖宗太平四年。遣使賀帝生辰。及元旦。賀太后則別遣使。至是不復別遣。至重熙

八年迎回法天太后，乃遣使如故。

秋○八月補

契丹國志曰：秋八月，有星孛於張翼，長七尺，闊五寸，十二日而沒。

冬○十二月，宋遣段少連、杜仁贊來賀來歲正旦，楊偕、李守忠來賀永壽節。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景祐元年八月，度支判官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謝絳爲契丹生辰使，內殿承制閣門祇候李守忠副之，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段少連爲正旦使，供奉官閣門祇候杜贊副之。

鶻案史以謝絳爲楊偕，未知孰是。

四年○夏○五月

東國通鑑曰：靖宗恭惠王元年五月，契丹來遠城牒興化鎮曰：竊念貴國原爲附庸，先帝每賜優洽，積有歲月，靡倦梯航。昨因伐罪之年，致阻來庭之禮，旣翦除於凶逆，合繼續於貢輸。曷越數年，不尋舊好，累石城而擬遮大路，豎木寨而欲礙奇兵。不知蜀國之中，別有石牛之徑，舉是役也，深取誚焉。今皇上紹累聖之基，統八方之國界，南夏帝主，永慕義而通歡，西土諸王，長向風而納款。唯獨東溟之域，未賓北極之尊，或激怒於雷霆，何安寧於黎庶。○契丹國志曰：帝因獵過祖州白馬山，見齊天太后墳冢荒穢，又無影堂及灑掃人，只空山中一孤冢，惻然而泣曰：吾早同今日，汝不至於此也。左右皆沾涕，因

詔上京留守耶律貴寧、鹽鐵使郎玄化等於祖州陵園內，選吉地改葬，其影堂、廊庫等，並同宣獻太后園陵。

六年○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有星數百從西南而流，至壁東，其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

冬○十二月。

東國通鑑曰：靖宗恭惠王三年冬十二月，遣殿中少監崔延嘏如契丹奏狀云：當國伏自前皇太后、聖帝降冊命以頒宣，疏土封而定分，但茲東域，仰戴北辰，連年不絕以勤王，遞代相傳而述職，頃以先臣亡兄纂承祖業，歸附皇朝，聞一德之君臨，新頒慶澤，將兩條之公事，專奏宸聰，未垂俞允之恩，轉積遲疑之慮，自從曩歲，以到今辰，雖迭換於炎涼，且久停於朝貢，近蒙睿旨，頗愜鄙懷，謹當遵太后之遺言，固爲藩屏，撫小邦之弊俗，虔奉闕庭，更從文軌，以輸誠，永效梯航，而展禮。

七年春正月○二月○丁丑，高麗遣使來貢。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有衆星西北流。○東國通鑑曰：靖宗恭惠王四年春三月，崔延嘏齎詔還自契丹，詔曰：卿世稟聲朔，歲奉梯航，近覽奉章，備觀誠懇，嘉歎良多，勉思永圖，無曠述職。秋八月，始行契丹年號，遣持禮使閣門祗候金華彥如契丹東京。○高麗史曰：靖宗四年正月戊戌朔，契丹遣馬保業來，夏四月，遣尙書左丞金元沖如契丹起居謝恩，仍請年號。秋七月甲寅，金元沖還自契丹，詔曰：省所上表。

夏季起居事具悉。卿挺生方略，善撫世封，得愛戴於東韓，盡傾虔於北闕，屬歎蒸之在候，馳章奏以問安。嘉矚之懷，每與增切。又詔曰：省所上表，謝恩令朝貢，并進捧金吸瓶、銀藥瓶、幙頭紗、紵布、貢平布、腦原茶、大紙、細墨、龍鬚、荳席等事，具悉。卿權司國宇，欽奉朝廷，昨差使人遠敷忠款，述累世傾輸之節，達近年阻限之由，乞重效於梯航，願永爲於藩翰，載觀恭順，尋示允從，煩致謝章，仍陳貢篚，顧閱之際，媿歎良深。又詔曰：省所奏已行，用重熙年號事，具悉。卿昨者乞修朝貢，尋允奉陳，使介回旋，知我紀年之號，書文稟用，見其向日之誠，省覽歎嘉，不忘於意。

秋○八月補

契丹國志曰：秋八月，熒惑犯南斗。

八年春正月壬辰朔，宋遣韓琦、王從益來賀。

韓琦安陽集使回，戲成詩曰：專對慙非出使才，拭圭申好斂旌回，禮煩偏苦元正拜，慶庭元日拜禮最煩，戶大猶輕永壽杯，永壽慶王生辰節名，其日以大白酌南使，鼓枕頓無歸夢擾，據鞍潛覺旅懷開，明朝便是侵星去，不怕東風拂面來。

夏○四月補

高麗史曰：靖宗五年夏四月，契丹遣大理卿韓保衡來冊王，詔曰：地控東域，星環北辰，愈堅奉上之心，宜舉策勳之典，遐馳使馭，載啓王封，是謂恩榮，所宜祗荷，今差大理卿韓保衡往彼，賜卿官告一通，敕

牒一道。到可祇受。官告曰。朕體天洪覆。酌古通規。內則推皇家懷遠之誠。外則付王國專征之柄。航棧不可以輕入。車書不可以妄同。庶及羣雄。永全大義。與其軒習弧矢。夏陳干戚。曷若周分藩屏。而漢誓山河。其有業重桓文。望高辰卜。紹祖宗之云始。革先王之不恭。貢土疆而廣我提封。奉玉帛而首諸方面。安和是務。忠肅爲容。宜舉彝章。特敷寵數。權知高麗國王王亨。奇姿玉瑩。偉量淵淳。鼈丘聳架。海之雄。旁鍾秀拔。龍宿挺麗。天之采。俯降精英。而自守名區。大開霸府。動靜克遵於典。則寐興能制於驕。矜千里甸畿。先臻富庶。一方民俗。咸荷恩榮。成奕世之令名。得殿邦之異略。是用專馳駢轡。遠降龍綸。玄菟全封。榮加於一字。溫貂峻秩。兼示於三師。馭貴崇階。襲功懿號。廣疏井賦。茂獎忠庸。於戲。星辰在拱。北之躔。則爲合度。江。漢得朝宗之路。乃是安流。勉服斯言。勿煩常訓。可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侍中。上柱國高麗國王食邑七千戶。食實封一千戶。仍賜輸忠保義奉國六字功臣。

秋七月丁巳。謁慶陵。致奠於望仙殿。迎皇太后。至顯州。謁園陵。還京。

契丹國志曰。先是帝於重熙二年。幽母法天太后於慶州。既改葬齊天后。羣僚勸帝復迎之。且以覲宋朝歲聘之利。皆不從。因命僧建佛事。聽講報恩經。感悟。卽遣使迎法天太后。館置中京門外。筮日以見。母子如初。○隆平集曰。天聖末。隆緒死。宗真立。宗真。隆緒之第八子也。母曰順聖元妃。隆緒遺命以正室齊天皇后爲太后。元妃蕭氏爲太妃。太妃殺齊天而自立爲太后。多殺戮功臣。而專用其兄弟。御宗真甚嚴。宗真不能堪。景祐初。遂率兵逐其母。使守隆緒冢。其國人有勸迎其母。以覲朝廷。歲賜之物。雖

從之。而所居相距常十餘里。蓋懼其或相害爾。

九年春正月丙辰朔。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朔日食。

宋遣王拱辰、彭再思來賀。

夢溪筆談曰。慶厯中。王君貺使契丹。宴君貺於混融江。觀釣魚。臨歸。戎主置酒。謂君貺曰。南北修好歲久。恨不得親見南朝皇帝。兄託卿爲傳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容甚恭。親授君貺舉杯。又自鼓琵琶。上南朝皇帝千萬歲壽。先是戎主之弟重元爲燕王。有全燕之衆。久蓄異謀。戎主恐其陰附於朝廷。故特效恭順。重元後卒。以稱亂誅。

鷓鴣案。沈括世父名同。故諱混。同江爲混融江。

本紀第十九興宗二

十月○冬○十二月丙子朔。宋遣劉沆、王整來賀應聖節。

劉敞中山詩話曰。劉沆使虜。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澆。繫行人而不住。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

十一年春正月○庚戌。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取首陽及瓦橋以南十縣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慶厯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歸義節度使蕭英。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劉六符來致書曰。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兄大宋皇帝。粵自世修歡契。時遣使輅封圻。殊兩國之名。方冊紀一家之美。蓋欲洽於縣永。固將有以披陳。切緣瓦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至柴氏。以代郭周。與一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社不延。致於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敵境。繼爲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而獲退。遂致移鎮國疆。兵南北王府。并內外諸軍。彌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變常。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尙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爲甥舅之親。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邇者郭稹特至。杜防又回。雖具音題。但虞詐謀。已舉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隄。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旣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儻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維英悟。深達悃悰。適屆春陽。善綏冲裕。○太平治迹統類曰。慶厯二年春正月己巳。邊吏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爲之旰食。歷選可使虜者。羣臣皆憚行。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之動色。壬申。命弼爲接伴。弼以二月丙子發京師。至雄州。久之。英等始入境。遣中使慰勞。英稱足疾不拜。弼謂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遂使人掖而拜。弼督英等。自以虜先違盟約。及其從者皆有懼色。可動。故每與之。

開懷盡言。冀以鈎得其情。英等以故亦推誠無隱。乃密以其主所欲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從更以一事塞之。王者愛養生民。舊好不可失也。弼具以聞。及英等至。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朝廷議所欲與不許割地。而許以信安僖簡王允寧女。與其子梁王洪基結昏。或增歲賂。獨弼以結昏爲不可。○龍川別志曰。慶厯中。契丹使劉六符求和親。賈昌朝館伴。未有以拒之。先是宗真之弟號太弟者。用事橫於虜中。因信使常通書幣。仁宗使昌朝謂六符。欲因今使答之。六符辭曰。此於太后甚善。然於本朝不便。昌朝因曰。卽如此。欲以太宗眞宗之子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答。自是和親之議頗息。六月乙亥。宋遣富弼。張茂實奉書來聘。以書答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夏四月庚辰。詔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爲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閣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保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肆予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詒緘問。且以瓦橋內地。首陽故封。援石氏之割城。述周朝之復境。繫於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鄰國之信。凡諸細故。咸不寘懷。況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旣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倣擾邊陲。曷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稹。傳導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軺旁午。屢聞嫉惡之談。慶問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惘然。謂將軫於在原。反致譏於忌器。復云營築隄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爲衍溢之患。旣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

睦。至於備塞隘路。閱習兵夫。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撤戍兵。一皆示於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辭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勿違先約。諒惟聽達。應切感恩。甫屬清和。妙臻戢殺。自餘令富弼口陳書辭。翰林學士王拱辰所撰也。五月癸丑。命知貝州供備庫使恩州團練使張茂實爲回謝契丹國信副使。代符惟忠也。惟忠行至武強。病卒。富弼請以茂實代之。詔從其請。○契丹國志曰。初涿州進士梁濟世嘗主文書於帳下。一日得罪歸宋。言契丹將有割地之請。又知雄州杜惟序亦先得其事以聞。至是宋仁宗發書示輔臣。色皆不動。六符亦疑其書之先漏。夏四月。宋遣知制誥富弼往契丹爲回謝使。西上閤門使張茂實副之。弼至契丹。與帝往反難論。力拒其割地之意。遼帝感悟。遂欲求婚。弼曰。婚姻易於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豈若歲幣之爲堅久。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帝曰。卿且歸。再來當擇一事爲報。并以誓書來。弼歸復命。

八月丙申。宋復遣富弼張茂實奉書來聘。乞增歲幣銀絹。以書答之。

契丹國志曰。八月。宋再命富弼同張茂實齋書至契丹。書曰。來書云。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書。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以助軍旅之費。今以兩朝修好。三紀於茲。關南縣邑。本朝傳守已久。懼難依從。每年更增絹十萬匹。銀十萬兩。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成。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餘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帝不復求婚。而意在增幣。乃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弼固爭不可。帝曰。

吾當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劉六符以誓書詣宋。求爲獻納。弼奏曰：臣以死拒之，可勿許。其無能爲也。宋帝從之。時契丹固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宋朝。宋方困西夏，許予過厚。契丹旣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爲顯官。

九月壬寅，遣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漢人行宮副部署劉六符使宋約和。是時富弼爲上言，大意謂遼與宋和，坐獲歲幣，則利在國家。臣下無與與宋兵交，則利在臣下。害在國家，上感其言和好始定。

洪邁容齋四筆曰：富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於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未十歲在旁，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郎，略蘄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爲然。○聞見近錄曰：寶元、康定間，西人犯邊，用兵累歲，遼人窺我，遣使求關南之地。富文忠旣行，疑時相與己不協，輒發國書觀之，乃與所授詞果不同。馳歸請對，具言之。詔付文忠詣學士院視學士改書，然後行。元授書五函，皆許其添歲賜也。每出一函，待不從，然後旋出之。文忠輒留二函於雄州。旣至，文忠抗論不屈，徐出一書。遼人意未厭，復出一書。至於三，遼人密探文忠篋中止有三書，遂從約。文忠使還，持二函以歸。歲減聘幣者二十萬。○太平治迹統類曰：富弼、張茂實以八月乙未至契丹清涼淀金甌館，持國書二、誓書二，以語館伴。

耶律仁先、劉六符問所以然者。弼曰：姻事合則以姻事誓，能令夏國復歸款，則歲入金帛增二十萬，否則十萬。國書所以有二誓書，所以有三也。翌日，引弼等見虜主。太弟重元、子梁王洪基侍，蕭孝思、孝穆、馬保忠、杜防分立帳外。虜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睽違，或公主與梁王不相和悅，則將奈何？固不若歲增金帛，但患無名爾。須於誓書加一獻字。富弼曰：此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況南朝爲兄，豈可兄獻於弟乎？虜主曰：改爲納字何如？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日所遣，或稱獻納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更有此理？虜主默然。弼遂面與劉六符言，指帳前高山曰：此尙可踰。若獻納二字，則如天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頭可斷，此議斷不敢諾。於是虜留所許二十萬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齎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是月乙巳，弼等還至雄州，詔卽以弼爲接伴使，有朝廷合先知者，急置以聞。弼奏曰：彼求獻納二字，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不可復許。朝廷竟從晏殊議，許稱納字，弼不預也。○顧炎武日知錄曰：宋史富弼傳言使契丹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朝廷竟以納字與之。遼史劉六符傳則曰：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彊將勇，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宋乃從之。歲幣稱貢，二史並脫脫監修而不同如此。○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八月乙丑，契丹樞密副使保大節度使耶律仁先、樞密使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劉六符入見，其誓書云：兩朝修睦，三紀於此。邊鄙用寧，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星。今繇禩已深，敦好如故。關南縣邑，本朝

傳守懼難依從。別納金帛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搬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塘淀。已前開畝者。並依舊例。自今以後。不得添展。其隄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壘。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州軍。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居。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別故不得大段添屯兵馬。如有事故添屯。卽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成例更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並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爲信。善鄰爲義。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藏宗廟。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願惟不德。必敦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奉使別錄一卷。河南富弼彥國撰。慶曆中。使契丹歸。爲語錄以進。機宜事節。則見於此錄。又一本。有兩朝往來書附於末。○又曰。契丹講和記一卷。不著名氏。載契丹初講和本末。末有慶曆增幣後北虜誓書。○韋居居梅礪詩話曰。或傳富鄭公奉使遼國。遼使者云。早登雞子之峰。危如累卵。答曰。夜宿丈人之館。安若泰山。又云。酒如綫。因鍼乃見。答曰。餅如月。遇食則缺。

冬十一月丁亥。羣臣加上尊號曰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冊皇后蕭氏曰貞懿宣慈崇聖皇后。

高麗史曰。靖宗八年冬十一月。契丹遣檢校禮部尙書王永言來詔曰。朕以關南十縣。我國舊基。將舉

兵師議復土壤。宋朝累馳專介，懇發重言，定於舊貢銀絹三十萬兩匹外，每年別納金縉之儀，用代賦與之物。再論盟約，永卜歡和。其諸道兵馬等，優給蠲免賦調，並已放還本部。夫何眇躬，成此美事。今文武百辟，中外庶官，屢拜封章，載稽典故，謂予有元功大略，加予以懿號鴻名，不獲固辭，勉依羣請。已撰定十一月三日兩宮並行大禮，卿稱藩事上，望闕輸忠，遐想聞知，必增慶悅。今差禮部尙書王永言齎詔往彼示諭。

十二年

直齋書錄解題曰：慶厯正旦，國信語錄一卷。余靖慶厯三年使虜所記。○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曰：皇朝與大遼國馳禮於今僅七十載，繼好息民之美，曠古未有。慶厯中，其主號興宗，以五幅縑畫千角鹿圖爲獻。旁題年月日御畫，上命張圖於太清樓下，召近臣縱觀。次日又敕中闈宣命婦觀之，畢藏於天章閣。

鶚案：此興宗事，不記年月，因附見於此。

夏○五月

契丹國志曰：五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

高麗史曰：靖宗九年冬十一月辛巳，契丹遣冊封使蕭慎微，使副韓紹文，都部署利川管內觀察留後。

劉日行押册使殿中監馬至柔讀册將作少監徐化洽傳宣檢校左散騎常侍韓貽孫等一百三十三人來丁亥王設壇受命詔曰朕猥以眇德嗣受不圖賴六聖之垂休致八方之咸乂近從羣懇祇受鴻名凡在照臨畢均慶賞卿世欽聲朔地襲土茅航海罄述職之儀事大竭爲臣之節屬陳鉅禮載舉彝章特推進秩之恩併茂疇庸之數今遣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慎微使副尙書禮部侍郎韓紹文持節備禮册命并賜車服冠劍印綬及國信等物具如別錄到可祇受册文曰朕膺穹旻之寄紹祖宗之基四表歸仁偃靈旗而定霸百官考禮鏤寶册以加尊遐眷帝臣踐開國社航海之誠靡怠帶河之誓愈堅屬覃慶之在辰宜頒恩而及遠式遵徽典特舉寵章咨爾輸忠保義奉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侍中上柱國高麗國王食邑七千戶食實封一千戶王亨英哲閒時仁慈纘服張皇土宇互日域以分圻尊獎天朝仰宸居而送款戴舜樹弼成之業匡周規夾輔之勳化被蒼隅聲敷青吠朕昨戒嚴駕巡撫京畿邦尹展肆覲之儀都人契來蘇之望干戈不試獄市惟齊羣方則慕義向風交馳玉帛鄰國則畏威懷德增納金縑聿臻累洽之期適享虛名之册是推皇澤首及王藩進絕席之崇資正專車之峻秩爰田益賦美號褒功是用遣使蕭慎微使副韓紹文持節備禮册命汝爲守太傅兼中書令加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仍賜同德致理四字功臣散官勳爵如故於戲守君子國冠諸侯王論道而爲周師奮庸而登漢相維堅臣節以答皇家享富貴於昌時傳功名於長世輝流竹素永惟欽哉

十三年○夏○六月○以將伐夏遣延昌宮使耶律高家奴告宋

九朝編年備要曰。慶厯四年秋七月。契丹來告伐元昊。曰。元昊負中國當誅。今將兵臨賊境。或元昊乞稱臣。幸無亟許。其實以納契丹降人討之。託中國爲名也。復書略曰。聞親總師徒直臨賊境。若以元昊於北失事大之禮。則自宜問罪。若以其於本朝稽效順之故。則不煩出師。況延州近奏。元昊已遣楊宗素齋誓文入界。若不依初約。則猶可沮還。如盡遵承。則何以卻也。乃命右正言余靖報使。

冬十月。○辛亥。元昊遣使來進方物。詔北院樞密副使蕭革迓之。壬子。軍於河曲。革言。元昊親率黨項三部來。詔革詰其納叛背盟。元昊伏罪。賜酒許以自新。遣之。召羣臣議。皆以大軍旣集。宜加討伐。癸丑。督數路兵掩襲。殺數千人。駙馬都尉蕭胡覩爲夏人所執。

九朝編年備要曰。宗真親將至夏國境上。各據山巖兵相待。曩霄奉卮酒爲壽。大合樂。折箭爲誓。及罷。契丹夜以兵劫曩霄。反爲所敗。曩霄縱其去。

十四年春正月。○夏四月。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慶厯五年正月丙子。契丹遣林牙彰聖軍節度使耶律宗睦來告討夏人回。○契丹國志曰。夏四月朔。日食。

秋。○八月。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八月甲子。監察御史包拯爲契丹正旦使。閣門通事舍人郭琮副之。

十五年春。○三月。○夏。○六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朔日食。○又曰。夏六月有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其光燭地。隱然有聲。

本紀第二十興宗三

十六年春。○二月。○九月。

高麗史曰。文宗元年春二月壬戌。契丹遣忠順軍節度使蕭愼微。守殿中少監康化成等。來祭靖宗於虞宮。王往參之。秋九月壬午。契丹遣福州管內觀察使宋璘來冊王。其冊曰。眷乃馬韓之地。素稱龍節之邦。代襲王封。品高人爵。分頒金鑿。表榮觀於諸侯。申錫彤旅。得顯征於四履。爰屬傑時之器。允膺續服之權。載歷臧時。式均徽典。權知高麗國王事王徽。應基運之數。鍾英異之靈。天麟迴首於龜龍。遙明嘉瑞。日觀徧崇於嵩華。夙煥函經。負文武之全材。識忠孝之大本。粵自勝衣。有始構室。推良靜守。貞純動循禮樂。慕桓文之霸業。精衛霍之兵符。富厥令圖。稔茲淑會。洎帥臣之告闕。亟藩國之歸尊。而能惠洽一方。情協羣望。因露章而斯暨。致寵數以難稽。是宜用顯。被於紫綸。俾特建於元社。倚爲左相。峻陟三卿。超躋馭貴之階。優賜褒功之號。盈疏實賦。劇轉清勳。於戲。周天王之重非熊。止遙分於齊壤。漢高祖之刑白馬。仍納約於劉宗。順考古先。罕借恩禮。用卜悠長之祚。愈堅匡合之誠。勉佩訓言。仰迪神祐。可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侍中。上柱國。封高麗國王。食邑七千戶。食實封一千戶。兼賜匡時致理竭節功臣之號。

十八年春正月。○二月。

東國通鑑曰。文宗仁孝王三年春正月。契丹遣千牛衛上將軍蕭惟德。御史大夫王守道。來册王爲守太傅兼中書令高麗國王。加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仍賜資忠奉。上四字功臣階勳如故。并賜車服冠劍印綬。及衣帶匹段鞍馬等物。王受册於南郊。○契丹國志曰。春正月朔日食。○又曰。二月。彗出虛晨。見東方。指西南。歷紫微垣。至婁。凡一百二十四日而滅。

十九年春。○三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皇祐二年春三月庚子。契丹遣殿前副點檢忠正節度使耶律益彰。德節度使趙東之。來告伐夏國。還。益自言契丹三路進討。契丹主出中路。大捷。北路兵至西涼府。獲羊百萬。橐駝二十萬。牛五百。俘老幼甚衆。惟南路小失利。恐夏人妄說軍勝。誇南朝。然得邊奏。皆以謂虜主濟河。不遇賊。無水草。馬多死。耶律貫寧大敗於師子口。惟劉五常獲陝西所陷屬戶羌二十餘人。因而來獻。其言多俘獲。蓋妄也。己酉。翰林學士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槩爲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閣門使貴州團練使錢晦副之。○東都事略曰。趙槩字叔平。應天府虞城人也。入翰林爲學士。皇祐二年。館伴契丹汎使。遂報聘焉。契丹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杯以勸槩。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槩詩。置之懷袖。

二十年。○秋。○八月。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皇祐三年秋八月乙未。翰林學士刑部郎中知制誥兼侍講史館修撰曾公亮爲

契丹國母生辰使。西京左藏庫使郭廷珍副之。工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兼侍講王洙爲契丹主生辰使。閣門通事舍人李惟賢副之。戶部判官屯田郎中燕度爲契丹國母正旦使。內殿崇班閣門祇候張克己副之。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珪爲契丹主正旦使。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曹偁副之。至鞞淀。契丹使劉六符來伴宴。且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寫聖容以歸。欲持至館中。王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

二十一年。○夏四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皇祐四年夏四月丙戌。契丹國母遣順義節度使右監門衛上將軍蕭昌。右諫議大夫劉嗣復。契丹主遣彭國節度使蕭昱。益州防禦使劉士方。來賀乾元節。其國書始去國號。而稱南朝。且言書稱大宋。大契丹。非兄弟之義。帝召二府議之。參知政事梁適曰。宋之爲宋。受之於天。不可改。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又下兩制臺諫官議。皆以講和已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輒許。乃詔學士院答書。仍稱大宋。大契丹。其後契丹復有書。亦稱契丹如故。○道山清話曰。契丹遣使論國書中所稱大宋。大契丹。以非兄弟之國。今宜易曰南北朝。上詔中書密院共議。時輔臣多言此不計利害。不從。徒生怨隙。梁莊肅曰。此易屈耳。但答言宋蓋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彼國號。無故而自去。非策。其年賀正使。復稱大契丹如故。

二十三年。○夏四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朔日食。

秋○九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至和元年秋九月乙亥契丹遣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蕭德翰林學士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吳湛來告與夏國平且言通好五十年契丹主思南朝皇帝無由一會見嘗遣耶律防來使竊畫帝容貌曾未得其真欲交馳畫像庶瞻覲以紓兄弟之情辛巳三司使吏部侍郎王拱辰爲回謝契丹使德州刺史李珣副之拱辰見虜主於混同江虜每歲春漲於水上置宴釣魚惟貴族近臣得與每得魚必親酌勸拱辰又親鼓琵琶侑之謂其相劉六符曰南朝少年狀元入翰林十五年矣吾故厚待之。

冬○十一月○羣臣上皇帝尊號。

東都事略曰吳奎遷知制誥奉使契丹遇虜主加稱號邀使者入賀奎自以使事有職不爲往比還中道與虜使遇虜人衣服以金冠爲重紗冠次之而使人輒欲以紗冠邀漢使盛服奎不許而殺其禮見之坐是黜知壽州。

二十四年○夏五月。

周輝清波雜志曰至和二年劉原父敝使契丹檀州守李翰勞其行役劉云跋涉不辭但山路迂曲自過長興欲西北行六程到柳河方稍南行意甚不快又云聞有直路自松亭關往中京纔十餘程自柳

河纔二百餘里。翰笑曰：「盡如所示。」乃初踏逐修館舍已定。至今迂曲。○東國通鑑曰：文宗仁孝王九年夏五月，契丹遣匡義軍節度使耶律革崇、祿卿、陳顥來冊王爲守太師，加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五百戶。仍賜車輅冠服圭劍等物。又遣利州刺史蕭祿來冊王太子爲三韓國公。

八月○己丑，帝崩於行宮。年四十。遺詔燕趙國王洪基嗣位。清寧元年十月庚子，上尊諡爲神聖孝章皇帝。廟號興宗。

契丹國志曰：八月，國主崩。先是日食正陽，客星出於昴。宋著作佐郎劉義叟曰：遼主其死乎？至是果驗。○續資治通鑑長編曰：至和二年八月己丑，契丹主宗真卒。立二十五年。年四十一。諡文成皇帝。廟號興宗。宗真性佻僇，嘗與教坊使王稅輕等數十人約爲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數變服入酒肆佛寺道觀。王綱、姚景熙、馮立輩遇之於微行，後皆任顯官。尤重浮圖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勳勞，宜且序進之。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耶？保忠皇恐，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貴臣，以絕其言。故親信者曷刺王等數十人，皆拔處將相。嘗夜燕，與劉四端兄弟、王綱入樂隊，命后妃易衣爲女道士。后父蕭磨只曰：「漢官皆在后妃入戲，恐非所宜。」宗真毆磨，只敗面曰：「我尙爲之。若女何人耶？」宗真善畫鹿，嘗以所畫鵝鴈來獻，上作飛白書答之。

